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通

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仰上沙門釋普光述

恭惟擇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
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
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
真筌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
學言權旨也至於憐戒呪術厭趣万
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
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為本
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為末技其
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
結實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歸
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
持如來而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
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
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
影遂有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
屬五指已掩千疊將焚痛天人眼滅
蒼生莫救故召諸聖眾集結微言考
經墨以立定門即貫花而開律部據
優波提舍以之為論剖析空有顯別
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

瞻範當代範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
其義及王秦奉使孝日光而求佛勝
蘭應請策練崇以通經厥後易首拙
騰之寶播美於天不棄諸勝之真
譯粹於區中然至精至神思慮者或
迷其性相唯恍唯忽言談者有時其
是非況去聖既遠求教多闕殊途竟
輳別路揚鑣而已哉法師懸詞發展
室表空王之應佩蘭登歲之符妙德
之誠以受海无出要之津覺地有栖
神之宅故削駘矯翰翔集二宮異縣
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
本魚曾致非痛先匠之間疑傳疑承
交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
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
忘食復嶮若夷輕万死以涉慈河重
一言而之奈苑荒山猿沿仰勝迹以
瞻奇鹿野仙城訪遺編於靈簡春秋
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
我皇之威烈振彼后之權豪偃異學
之高輻拔同師之巨幟名三拜首勝
侶摩肩万古風歎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普光述

有六百五十六部並載以巨萬并諸
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陽苦
陰淫毀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
九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
銷銷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
天子勞問懇懃爰命有司 墨令宣
譯人百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替
纓捐親入道遊踐遠迹中外讚揚示
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
類則俗手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
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幽國
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
博孝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盜思
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
蹈火无所屈撓觀三藏之學行瞻三
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弥堅弥遠因脩
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削藁云畢慮遺
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英得聞尔後役
思經病氣懸鐘漏乃領命門徒掘以
啓之將出而平門人等哀慟荒鯁悲
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累載
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
以次之余撫已玃然拒而不應因又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普光述

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况乃當仁苦為辭讓余每懷慚退沆吟久之執紙揮翰洩瀾臆方乃參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瑯錯綜本文箋為十卷庶後之覽者元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慧立本 譯 唐 彦 覺

起載誕於維氏終西畱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為維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身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客時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簡无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頗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几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四紙 通

焉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奧而愛古尚質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无涉閭閻之門雖鍾鼓嘈囂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其未嘗出也又少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奈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俄而有勅於洛陽度二十七僧時慧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為誰家荅以氏族又問求度耶荅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善果欲速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贊其器量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相若雲霄懸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也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受好通劇一聞將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五紙 通

盡垂覽之後无復所遺眾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問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禁錮之窠河洛為豺狼之穴衣冠殆喪法眾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絕雖玉童僭逆之聲劉石亂華之灾剗割生靈焚夷海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駮晉陽之眾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擇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求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基逼為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眾又盛於彼法師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玄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紙 通

德相見悲喜停月餘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既奉大達法筵於是更聽基提攝論畧及震法師延敬惜寸陰勸精无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飢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楚无不知聞其想望風微亦猶古人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係有類於父好内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毘曇魚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搃管鄴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无愧於弟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理廓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庄振綱網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悵對万垂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无得加焉法師年滿二十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並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七

式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和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適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既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攝論畧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盛德結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身札謁發題之曰三率群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恭觀於是微詰雲發關並舉超法師訓對解釋靡不詞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嘆无極觀施如山一元所取罪誦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伏法師質問疑竅又到趙州謁深法師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音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耆年不能出也至於鈞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三學為上京法匠縉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若雲雖舍綜衆經而偏誦攝大乘論法師既曾有切異聞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八

有深致亦一拾斯盡二德並深鑒賞謂法師曰汝可謂擇門千里之駒垂明慧日當在尔躬恨吾輩老朽恐不見也自是學使攷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謁衆師脩養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摺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无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壘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无梗初法師之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為求法故去此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蘊迷廬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意欲登山而洪濤滔湧又无舫棧不以為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滿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九

乎波外應之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減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躡身自騰有搏蛇龜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无復擁尋喜而宿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達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過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來无有停絕時開講日咸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嘆歸還各向其君長稱嘆法師之美云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无不預發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銀之錢口馬无数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諸寺時國政尚新墻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退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惠

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括既重法師辭理復開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日惠琳二日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出乃晝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瓢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元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間之懸憤所乘之馬又死不知計出沈默經月餘未發之閒涼州訪縣又至云有僧宇玄英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縣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苗之法師乃具實而答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舍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悃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敦煌唯惠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疋但

告元人相引即於所傳寺弥勒像前各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摩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摩後惟旦而來白法師心喜為得行之徵然諸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礼佛逐法師行二三市問其姓名云姓石字勝隨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醉還少時賣餅菓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貿衣資為買馬而期焉明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憚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反故共俱來望有平章可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過元達者徒侶眾多猶數迷失况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量勿輕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經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無我此馬此馬姓支伊吾已十五度健

而知道師馬少不堪遠涉法師乃竊念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如達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老赤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觀胡人所乘馬瘦赤較漆有鐵與何言合心以為當遂援馬胡翁歡喜札敬而別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逆見玉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傍有胡樹樹葉胡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駟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駕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橋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見已還則逐眠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託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无水草雖五峰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此歸還用為安隱法師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

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

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剖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止與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子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有軍眾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止皆裘褐馳馬之像及旌旗渠蟲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徵法師初觀謂為賊眾漸近見滅乃知跋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稍安經八十餘里見第一峰峰西見水下飲盞手託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颺來幾中於膝頃更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率馬向峰峰上人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按肘王祥祥命莫火令看曰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按肘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向安羅門國求法下曰聞承法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

跡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共棄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吳蜀一藝之僧无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對揚談論亦忝為時宗欲養已脩名豈劣擅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无貪性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擅越不相勵勉專勸退還豈謂同歇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惘然曰弟子多幸得逢過師敢不隨喜師疲憊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筵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麴餅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徑向第四峰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骨肉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禮拜而別既去夜到第四峰恐為留難欲取水而過至水未下聞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步入峰峰官相問答欲往天生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十五

路由於此第一峰王祥校尉故遺相過彼間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更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峰彼人疎率恐生異品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无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汗慙將向寺施与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途諸惡鬼奇狀異類遠人前後雖念觀音不能令去及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資一朝斯罄又失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峰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燄燄舉火燭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次 通

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日元一沛沾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无其名譽但為无上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矣乎不知耶如是告時心无報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爽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駢既蘇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百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澈即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獲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為生其至誠通神皆此類也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序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顛倒不語已已言宣期今日重見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次 通

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志求參謁王請屈所居僧陳供養時高昌王麹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恩駝駝設頓迎候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屠過既為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自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鷄鳴時到王城門司各王王初開門法師入城主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雖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勸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且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礼問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次 通

奇也流淚稱嘆不能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閹人侍衛彼有承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孫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令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遺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法師報曰當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休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今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索德所當但此行下為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咨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言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央擇微言庶得盡沾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

二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十卷 通

中途而止願王收意勿以貳費為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慈山可轉此意元移乞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心宜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來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款辭願王相體又大王累修勝業位為人主非唯蒼生侍仰國亦擇教侯禪理在助揚豈宜為尋王曰弟子亦不敢違導直以國无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愚迷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勸色摩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慶師師安能自去欽定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為乎大法今逢為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能也因鳴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槃法師既波停留連阻先志遂捨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微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口為言王曰若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十卷 通

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婆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諸仁王經中間為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為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師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目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徑跪為證令法師踊上日如此謹說為法師度四沙弥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万綫及綃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焉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某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綫一疋為信又以綫綃五百疋果味兩車獻某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十卷 通

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勅以西諸國給
邸落馬逆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弥
及國書綾綃等至慙其優賤之厚上
啓謝曰共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滌
舟賊群生滯惑導之者寔假聖言是
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

三昧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
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
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
輝於吳洛識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
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
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
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垂不二之宗
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
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
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
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佗際望給園
而翹足想就鶴嶺而載懷願一拜臨
申有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童難
為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裝束
取路經塗在華遂到伊吾伏惟大王
稟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 通

作主子育發生中拉大國之風西撫
百戎之作樓閣月氏之地車師狼望
之鄉並被深仁俱忘厚德加以欽賢
愛士行善流慈憂於遠來曲令接引
既而止止渥惠逾深賜以語言開揚
法義又蒙降結弟李之緣敦崇友于
之念并還書西域二十餘蕃照飾殷

勤今遣餞送入慰西遊荒獨雪路凄
寒爰下明勅度沙弥四人以為侍伴
法服綿帽表慈靴襪五十餘事及綾
緇金銀錢等今元二十年往還之資
伏對驚慈不知啓慶決交河之水比
澤非多舉慈嶺之山方思豈重懸度
陵溪之險不復為憂天梯道樹之鄉
瞻礼非晚僕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
之恩也然後展謁眾師稟承正法歸
還翻譯廣布未聞剪諸見之稠林絕
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
之指南庶此微功用各殊澤又前塗
既遠不獲久停明日辭遠預增悽斷
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師既
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
因謝也發曰王與諸僧大言百姓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 通

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
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慰及百
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
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
類也從是西行度无半城焉進城後
入阿耨居國舊曰烏耆訛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弄璋等

起阿耨羅國終羯若鞠闍國

從此西行至阿耨羅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塗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中有一僧不累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无所費費今我等熬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歸五戒我為汝等登崖作水衆既危因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教曰吾上崖後汝等當喚阿父師為我下水任須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下充足大衆无不歡荷師竟不來衆人上觀已寂滅矣大小悲踰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乾石為塔塔今猶在水亦不絕行旅往來隨衆多少下有細蘆若無人時津液而已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也山西又逢群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王城所處川岸而宿時同侶商胡數十貧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然无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无復財產深傷嘆焉漸去遙見王都阿耨羅王與諸臣來迎延入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二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將近王都王與群臣及大德僧木叉迦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幢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將至佛前散華礼拜訖就本又迦多下坐坐已復行花行花已行滿挑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介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僦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之法師報此漸教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二篇通

所開而女樊所學者大乘不介也受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耨理兒寺補寺是木叉迦多所住寺也迦多理識開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載雖涉衆經而聲明東善王及國人咸所尊重号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為許謂法師曰此土華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衆幸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遑多日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弥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无底狂悖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无此語時王拊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對讀之迦多極慙云老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篇通

忘耳又問餘部亦无好擇時為凌山
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
觀眺之外時住就言相見不復踞坐
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
訓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必出
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
馬與道洛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
日逢突厥寇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
共分張行泉資財懸諍不平自闕而
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
國^{舊曰}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
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
極于天自開闢已來冰雪所聚積而
為凌春夏不解凝浮汗湯與雲連屬
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
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
徑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
履屨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无
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
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發凍
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
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周千四
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張通

待激風而洪波數丈簡海西北行五
百餘里至素某城逢突厥某護可汗
方事敗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
袍露髭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
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駃騠遠左右自
餘軍眾皆裘褐毳毛羃毳端弓駝馬
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
歡喜云斂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
向衛所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
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
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
達官於前列長蓮兩行侍坐皆錦服
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
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
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託入坐
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舍火故敬而
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
一鐵交牀數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
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
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
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
師於是悉相酬勸牽渾鍤枕之器交
錯遙傾僚俅兜離之音鏗鏘牙果雖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蕃俗之由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
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
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
乳石蜜剌蜜蒲桃等食訖更行蒲桃
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
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
印頤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
師不須往印特如國^{謂印也}彼地多暑
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
融也其人類黑露无威儀不足觀也
法師報曰今之彼欲退尋聖迹慕求
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
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
解漢語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
今摩咄達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維
綾法服一襲綃五十疋與群目送十餘
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
千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
木森沆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
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咀邏斯城又西
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
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跋祿迦
達國又西二百里至緒時國^{唐言石國}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六張通

西臨茶河又西千餘里至寧堵利
瑟郡國東臨茶河河出慈嶺北
源西北流入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
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廐祿建國
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
寺兩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
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
惕經宿之後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
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致
惡慙而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
以火燒逐沙彌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
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
勸善不忍毀其支體救之王乃重誓
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
事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草變邪心
誘開矇俗所到如此又西三百餘里
至屈霜唐言東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捍國唐言東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
又西五百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又
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弥伽國東臨
縛荳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唐言
鄰國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險
纔通人步復无水草山行三百餘里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八張通

入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
之為門扉又鑄鐵為鈴多懸於上故
以為名即突厥之閑塞也出鐵門至
觀貨羅國唐言吐火自此數百里渡
縛荳河至活國即茶護可汗長子咀
度設唐言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
賀高昌王有書至其所以法師到公
主可賀教已死咀度設又病聞法師
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鳴咽不
止因詣法師日弟子見師目明顏少停
息若孝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
二梵僧至為誦呪息得漸除其後發
可賀教年少受前兒孺因藥以救其
夫設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
特勤篡立為設仍妻其後母為逢
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
伽造學印度慈嶺已西推為法匠其
疎勒子聞之僧无敢對談者法師欲
知其學深淺使人問師解幾部經論
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
意所問法師知不學大垂就小教達沙
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眼門人皆
慙從是相見歡喜慶慶讚言已不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八張通

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人及
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去弟子
所郭有縛喝國北臨縛荳河人謂
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礼
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僧數十人聞
舊設死子又立共來吊慰法師與相
見言其意彼日即當便去彼有好路
若更來此徒為迂會法師從其言即
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
邑郭郭顯敞川野腴潤實為勝地如
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乘學城
外西南有納縛伽藍唐言裝嚴甚麗如
藍內佛堂中有佛深雖量可斗餘又
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
有光瑞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長三
尺餘圓可七寸其帚柄飾以雜寶此
三事齊日每出道俗觀礼至誠者咸
發神光如藍北有宰堵波高二百餘
尺如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
中行道證四果者世世无絕迴暎後
皆有塔記基址接連數百餘矣大城
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里
有波利城城中有二宰堵波高三大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九張通

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匙密初聞
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教示
今造塔及造塔儀式二長者將還本
國營建靈剎即此也城西七十餘里
有宰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
時作也納縛伽藍有磔迦國小乘三
藏名般若羯羅音性聞縛喝國多
有聖迹故來札敬其人聰慧尚學少
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舍義解之
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毗達磨迦延
俱舍六足阿毘曇等无不曉達既聞
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
疑滯約俱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
精熟遂停月餘就讀毗婆沙論伽藍
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法受達
摩羯羅音性皆彼所宗重觀法師神
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統
末陀胡寔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國
來皆遣貴目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
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三甚
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皆不受
而返自縛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
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 通

出觀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
二千餘里在雪山中途路艱危倍於
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途
充甚之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王稱西
方之難增水我飛雪千里即此也
聖乎若不為衆主求元上正法者寧
有棄父母遺體而遊此我苦三邊豈
九折之坂自古我為漢室忠臣法師
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
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藍十餘所
僧徒數千人學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
出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彼有摩
訶僧祇部學僧向梨耶默婆音時阿
梨耶斯那音時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
嘆耶那遠國有如是僧相引虔敬禮
觀懇懇不已至城東六山阿有立石
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伽藍東
有輪石擇迦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內
有佛入涅槃卧像長一千尺並裝嚴
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
至小川有加藍中有佛齒反劫初時
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
王齒長三寸廣二寸高諸迦縛安音時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 通

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
伽服衣赤絳色其人五百身中陰生
陰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
因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
衍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
過嶺入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國
周四十餘里北背雪山三則剎利種
也明略有威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
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餘所諸
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
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
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
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
見其殷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
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
子造寺時又藏无量珍寶於佛院東
門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
僧荷恩慶慶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
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代相傳于
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
人搥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
鸚鵡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
軍衆皆悉聞倒懼而還退寺有宰堵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 通

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實修營地還振
吼元敢逆者法師既至眾皆聚集共
請法師陳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
香告曰質子存藏此寶擬營功德今
開施用誠是其時願堅元妄之心少
冀感嚴之德如蒙許者莫自觀開稱
知所數以付所司知法修造不令虛費
摩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訖令人掘之
果然元惠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
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泉數
百元不覺伏法師即於寺夏坐其三
年蓋羅信重大乘樂觀誦乃及法
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
有大乘三藏名祿奴若瞿沙唐言如薩
婆多部僧同聚耶戒摩唐言彌沙塞部
僧求耶跋摩唐言跋摩是彼之攝首然學
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
所長唯法師備識眾教隨其來問各
依部答咸皆恒伏如是五日方散王
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師以外各
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託其慧性法師
重為觀貨羅王請却還法師與別東
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三澄波國國周千餘里僧十所僧
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
嶺有窄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
住立後人敬應故建塔自斯以北
培域皆号義處車唐言車如來欲有教
化乘空從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
便傾動故也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濟
河至耶揭羅國唐言揭羅大城東南二里
有窄堵波高三百餘尺元愛王所造
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
敷鹿皮衣及布敷掩沮得所記處雖
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眾華常為供
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還傍有老僧為
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
段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
至第三僧祇中間經元量劫一一劫
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
盧山尚為灰燼如何此迹獨得元彫
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
當其舊處跡現如平且如蘇迷盧山
壞已還存在乎聖迹何得獨元以此
校之不煩疑也亦為名答次西南十
餘里有窄堵波是佛買華履又東南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
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
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駭孔分明其色
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摩
香末為泥以帛練裹懸於骨上隨其
所得以定吉凶法師即得菩提樹像
所將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
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
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為希有是表有
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骨狀如荷
葉復有佛眼睛睛大如茶光明輝赫
微燭幽外復有佛僧伽藍上妙細靈
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為環柄檀為
莖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
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
法眼二具散眾雜華拜拜而出又聞
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
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
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
荒阻又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
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欲往禮
拜時巡畢試國而遣使人會其速還
不願淹留勒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禮拜汝等且漸進共到即來於是獨去至燈光滅入一伽藍問訪塗路見人相引无一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在近彼今送師到莊即與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而相引而發行數里有五賊人拔刃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欲何去答欲禮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賊者人也今為禮拜雖猛獸盡得禁猶不懼况檀越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禮拜既至宮而寓在石洞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窺真一无所觀老人云師直入鍋東壁訖却行三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訖却立至誠而禮百餘拜一元所見自責障累悲歸懊悔更至心禮誦勝鬘等諸經讚佛偈頌隨讚隨禮復百餘拜見東壁現如鉢許大光現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擔着不見世尊影終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宮大明見如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六終通

來影映然若在壁如開雲云移忽觀金山妙相照融神安足且瞻仰慶躍不知所辭佛身及袈裟並赤黃色自膝已上相好極明華座已下稍似微昧膝左右及背後菩薩聖僧等影亦皆具有見已通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香比火三然然佛影還隱急令絕火更請方乃重現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无所觀如是可半食頃了了明見得申禮讚供散花香說光滅余乃辭出所送婆羅門歡喜莫未曾有太非師至誠彌力之厚无致此也座門外更有衆多聖迹說如別傳相與歸還彼五賊皆毀刀杖受戒而別從此復與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舊云健陀邏國也其國東臨信度河都城号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來作論諸師那羅延天无著菩薩世親菩薩法救如意賜尊者等皆此所出也三城東北有置佛鉢寶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刺拏斯國城外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四佛並坐其下現有四如來像當來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七終通

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軍堵波是迦膩巴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銅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舍利一斛大軍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多靈瑞往往有人見像夜遠大塔經行迦膩色迦伽藍東北百餘里波大河至布色羯羅伐底城城東有軍堵波无憂王所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百里伽藍內有軍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道時樂行惠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等聖跡无量法師皆得觀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綬絹衣服等而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皆供養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茶城城北陟嶺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都國舊云烏仗都國也夾蘇婁薩堵河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万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八終通

居普揭蘆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里有大牢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為羯利王唐言闍維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犍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磐石上有佛跡隨人福願量有脩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流下三十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條崇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是如來昔聞半偈舊曰得梵文略說也今從正耳大伽陀伽報藥又之恩捨身下屢普揭蘆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蘆醯曰迦非牢堵波高十餘丈无憂三所造是如來往昔作意力王時以刀刺身針五藥又屢舊云夜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過部多奇持石窰堵波高三十尺在昔佛於此為人天說法佛去後自然踊生此塔塔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縛盧枳多伊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通發梵語如上介

大正言即阿摩羅多口也威靈極著城東北間說有人登越山谷逆上從多河塗路危險攀緣縋縲踐躡飛梁可行千餘里至達羅羅川即烏杖郡舊都也其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裝嚴高百餘尺末田底加舊曰本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匠人昇觀史多天舊曰親觀妙相往來三返余乃切畢自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渡河河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自持印度奇寶名花及舍利渡者船輒覆沒渡此河至咀又始羅國北其城北十二三里有牢堵波无憂王所建每放神先是如來昔行菩薩道為大國王号戰連羅鉢刺姿舊言志求菩提捨千頭處塔側有伽藍昔經部師拘摩邏多舊言於此製造衆論從此東南七百餘里間有僧訶補羅國北又從咀又始羅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經大石門是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餓鳥擇舊言七子處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

涂今猶絳赤草木亦然又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叉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舊曰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牢堵波崇高壯嚴元憂王所建各有如來舍利斗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也三遺母弟將車馬來迎入石門已歷諸伽藍禮拜到一寺宿寺名讚瑟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僧從摩訶脂那國來欲學經印度觀禮聖迹師稟未聞其人既為法來有无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為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讚仰如何憊息沉沒睡眠諸僧聞已各各驚寤經行禪誦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禮敬逾肅如是數日漸近王城雖可一由旬到達摩舍羅唐言福舍王教所主使王相送行旅給賜資之也率群目及都內僧詣福舍相迎羽從千餘人幢蓋盈塗煙華滿路既至相見札讚殷厚自手以无量華供養散訖請衆大為相隨而進至都止閭耶因陀羅寺舊言明王請入宮供養并

命大德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來慕學專讀元本遂給書于二十人令爲經論別給五人供承駐使資待所須事事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潔思理淹深多聞持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曉夜无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自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无不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无遺研幽尋節盡其神秘彼公歡喜歎賞无極謂衆人曰此脂部僧智力宏贍願此衆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慧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平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衆學僧毗舍離僧訶訶子辰都飯茶唐言薩婆多學僧薩伽室多羅唐言婆羅蜜多羅唐言僧祇部學僧藉利耶提婆唐言辰都囉囉多唐言其國先來尚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通

英富比方僧稱等不及比諸人足有餘既見法師爲大匠褒揚无不發憤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酬對无所蹇滯由是諸賢亦率愬服其國先是龍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後健陀羅國迦膩色迦三如來滅後第四百年因賜尊者諸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三藏先造十萬頌鄒波第鐸論舊曰優婆塞也釋素咀纒藏言曰佛多提舍說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舊曰阿毗達磨也凡三十萬頌九十六萬言王以赤銅爲鐸鐸爲論文石函封記述大率皆波而儲其中命藥叉神守護與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札聖跡已乃辭出西南逾涉山澗行七百里至半攸舊曰攸也嗟國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閣補羅國此即從此東南下山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通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磤迦國此即自藍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曷邏閣補羅國經三日渡棉達羅婆伽河此河到閼耶補羅城宿於外道寺寺在城西門外是時徒侶二十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城中有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側有寧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見有經行遺迹從此出都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群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驅就道南枯池欲惣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將沙弥遂膜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師師即相与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与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餘人各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与相携授村宿諸人悲泣獨法師笑无憂感同侶問曰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通

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
獲存困弊艱危理極於此所以却思
朴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因不共
憂之倒為欣笑答曰居生之貴雅乎
性命性命既在餘何所憂故我土俗
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
則大寶不亡小小衣資何足憂恠由
是徒侶感悟其澄波之量潭之不濁
如此明日到磧迦國東境至一大城
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有一
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三十許
質狀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
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
與相見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
侍者命城中信佛法人令為法師造
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者蓋少宗事
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彌羅時聲譽
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
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悉盡
諸人宜共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
草心有豪傑等三百餘人聞已各將
斑斕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
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為况願并說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萬王經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
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莫未曾有
於是以此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
猶用之不盡以五十端布奉施長年仍
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唐百論其人是龍
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又從此東
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詰突舍薩
鄰寺有大德毗摩多鉢臘婆此三國狀
及三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部論釋雅
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
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
里至荅林蕙代那僧伽藍唐言僧徒
開闢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賢初千佛
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來
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此
迦多衍那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
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此國
在東入其國詣那伽羅馱那寺有大德施
達羅伐摩此善究三藏回就傳四
月學眾事分毗婆沙從此東北行登
履危峻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
國境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
山濟河至設多國設多國從此西南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經 通

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中印
度使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鉢兔羅國中
印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
身寧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
舍利弗故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犍
連也等塔皆現在咀
羅衍尼弗咀羅舊言滿慈子舊曰目
犍連及子毗闍也優婆
塞阿難陀羅舊言阿難陀羅
舊言目犍連及舅殊室利舊言妙善
舊言目犍連如是等諸寧堵波每歲修福
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修供養
阿毗達磨眾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
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
子學毗奈耶眾供養優婆塞諸比丘
且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
怛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五
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鞠多唐言
近之所建也其中不發舍利伽藍北巖
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
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悟
道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下一籌
單已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沮濕伐羅國中印
度使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中印
度使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經 通

第五八冊

六〇一

東臨疏伽河北背大山間半部河中境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疏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疊銷除瘴波嗽流則殃灾殄滅沒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邪言无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閻耶邈多善闍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部毗婆沙訖渡河東岸至鉢底補羅國其王成陀羅種也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皆學小乘一切有部大城南四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皆瞿拏鉢刺婆唐言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本習大乘後退學小時提婆摩訶那唐言阿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慈氏決諸疑滯請天軍以神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捐而不礼言我出家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礼敬非宜如是往來三返皆不致礼既我傷自高疑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五十通

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衆賢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弥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切有部毗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教智多聞先作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所執理與文華西域學徒莫不讚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衆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覃思作俱舍意論二萬五千頌八十万言造訖欲與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嘆有知解言其思力不減毗婆沙之衆也雖然甚順我義宜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沒羅林中起室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室堵波是毗末羅密多羅唐言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弥羅國人於說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途次衆賢之塔悲其著述未及顯揚查便逝沒因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乱五舌重出過體血流自和此苦原由惡見我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謗大乘言終氣絕當死之虞地陷為坑其國有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五十通

大德名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闍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恒瑤三弟鑒論唐言論二萬五千頌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唐言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臨製恒羅國唐言又南行二百餘里波疏伽河西南至毗羅那國唐言又東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唐言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西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為摩耶夫人說法訖歸賸部州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躡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拂扇銀階處古天帝釋持寶蓋臨水精階居左是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並淪沒後王慈慕壘磚石擬其狀飾以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釋梵之像並做先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无憂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五十通

里至羯若鞠閼國唐言西國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

五六里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

部唐言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部唐言先

兄字遏羅闍伐彈部唐言喜增在位

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羯羅摩蘇

伐剌部唐言國設賞迦王唐言上惡其明

略而為隣患乃誘而害之大目婆尼

及群僚等悲蒼生之无主共立

其弟尸羅阿迭多唐言統承宗廟王

雄姿秀傑竿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

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

所及禮教所霑无不歸德天下既定

黎庶斯安於是戢武輜戈營樹福業

勅其境內无得然生凡厥元尤普令

斷肉隨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

遍供衆僧五年一陳无遮大會府庫

所積並无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擊之

流矣城西北有寧堵波高二百餘尺

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寧堵波高

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造皆是佛昔

說法處也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邏訶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 通

羅寺住三月依毗離耶摩都三藏讀佛使毗婆沙曰宵毗婆沙訖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通

沙門慧立本 釋 普 榮 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鞞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苑伽河南至

阿踰陀國唐言中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

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

樂度菩薩唐言觀音於此製大

小乘論及為衆講處城西於四五里

臨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寧堵波高

二百餘尺元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

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

西南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善

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觀史多天於慈

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

邊分別論查則下天為衆說法阿僧

伽亦名无著即健陀邏國人也佛滅

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沙塞

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

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

明聖之器含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

釋大乘為印度宗匠如攝大乘論顯

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

也法師自阿踰陀國札聖跡順流伽河與心七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法園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珍寶然彼群賊素事寒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結取完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顧而喜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不能得入金此沙門形貌美然用祠之豈非吉也法師報以焚穢陋之身得免祠祭實非敢惜但以遠來意者欲祀菩提樹像者聞崑崙山并請問經法此心未遂種種之恐非吉也船上諸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帥遣人取水於花林中除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頗有懼賊昏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通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專心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彼恭敬供養受命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法利安一切於是札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緣於心想中若似登蘊迷虛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天眾圍繞此時身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啼哭涕淚之間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大駭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諸君若然得元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已瞋宜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介乃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悔法師受其乳謝為說然盜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元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其等妄想顛倒為所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各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明於是遙相勸告取諸切具捨投河流所奉衣資各還本土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眾歡喜頂札辭別同伴敬嘆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望佐非求法艱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流伽河北至阿耶穆法園中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流伽河南闢羊那河北至鉢羅耶伽國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率堵波无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首論挫小乘外道憂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墾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因号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窮无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口俱賊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鄒陀衍都王所造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利天經夏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四張通

將巧工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
檀雕刻以像真容世尊下來時像迎
佛即此也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瞿史羅者即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
藍即長者之園地中有窣堵波高
二百餘尺元憂王所造次東南重閣
是世親造准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
有故基是元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
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瞿索迦國伽藍
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
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
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无我人瞿波
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
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
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
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
餘尺昔佛因淨齒弄其餘枝遂損根
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
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
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人稱也周六千餘里
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
在時鉢羅斯那特多舊曰鉢羅斯那王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五疏 通

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為佛造
大講堂處次復有塔是佛滅母鉢羅
闍鉢底鉢羅闍鉢底者上舊曰比丘居精舍次
東有塔是薩達多舊曰薩達多者故宅宅
側有大窣堵波是為窣利摩羅舊曰
林舊曰林者拾邪之憂城南五六里有遊步
林舊曰林者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
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
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
一博室在中金像昔佛昇天為每
說法勝軍王心生慈慕聞出愛王刻
檀為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
道梵志然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
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
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
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
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
東七十餘步有精舍高大中有佛像
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議處次東
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
下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
四里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與外道論議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六疏 通

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
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父城
也城南是佛成正覺已初見父憂城
北有塔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
元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
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劫比羅伐國周四
千餘里都城十餘里並皆頽毀宮城
周十五里壘墻而成極牢固內有故
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
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
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有精
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
薩降生之像上坐部云菩薩以盟惶
羅頗婆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
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二十三日
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
陀仙相太子處於城左右有太子共
諸釋種捕力憂又有太子乘馬踰城
憂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獸
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
餘里至藍摩國舊曰藍摩國居人稀少故城
東南有窣堵波高五十餘尺如來
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七疏 通

也每放光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
為人遠塔行道野為街花常來供養
其側不遠有伽藍以沙弥知寺任相
傳昔有苾芻招命同學遠來禮拜見
野為街花安置塔前後以牙芰草以
鼻澀水眾見无不感嘆有一苾芻便
捨大戒願留供養謂眾人曰為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
佛出家豈可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
許眾住結宇疏池種花植菓雖涉
寒暑不以勞倦隣國聞之各捨財寶
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
遂為故事矣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
百餘里有窣堵波元憂王所建是太
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闍
鐸迦_{舊曰}還_{舊曰}處也及剎跋皆有塔記
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處極荒
梗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元憂王所
建准陀故宅_{舊曰}宅中有井得營獻
供時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
渡河恃多伐底河_{唐言元勝舊曰}河側
不遠至婆羅林其樹似榲而皮青葉
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來涅槃處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八張 通

也有大軌精舍中有如來涅槃之像北
首而卧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
无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
不書年月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
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
迦刺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
八日自涅槃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
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
千年又如來坐金棺為母說法出辟
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身八王
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經五
百餘里至婆羅痾斯國_{舊曰}國周四
千餘里都城西臨疏伽河長十餘里
廣五六里伽藍三十餘所僧二千餘
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痾斯河
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基觀連
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
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
石階軌龕層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
像室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
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窣堵波
无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九張 通

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
梅怛_{舊曰}盧_{舊曰}也菩薩受記處次西
有窣堵波是佛昔為護明菩薩於賢
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所受
記處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
處長五十餘步高七尺以青石積成
上有四佛經行之像伽藍西有如來
澡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浣衣池並
神龍守護無人穢觸池側有窣堵波
佛修菩薩行時為六牙白馬施獵師
牙處又為鳥時與伽藍白鳥約居拘
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廣王
又度憍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疏伽河
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
北渡疏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
釐國_{舊曰}國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
多菴沒羅葉茂遮葉都城荒毀故基
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五
六里有一伽藍傍有窣堵波是佛昔
說毗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
窣堵波是毗摩羅詰故宅其宅尚
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石所作
是无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十張 通

積故宅養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窰堵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竝立處次西復有佛家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有養摩羅女持團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吠舍釐南境去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南渡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揭陀周五千餘里俗土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衆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頽猶有雉堞昔人壽元量歲時号拘藪摩補羅城唐言多花故致此号復至人壽數千歲時又名波吒釐子城舊曰波吒釐子城復約波吒釐樹為名至佛涅槃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王唐言無憂王舊曰阿育王即頻毗娑羅王唐言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來此年代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者二三故宮北臨苑伽河為小城城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元憂王作地獄處法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礼聖迹地獄城南有窰堵波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功建立中有如來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十二 通

舍利一斗每放神光次有精舍舍中有如來所履石石上有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有千輻輪相十指端有万字花文及靱魚等皎然明著是如來將入涅槃發吠舍釐至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願謂阿難此是吾家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也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元憂王三以贈部洲施佛法僧三以珍寶贖嗣也故城東南有屈吒阿藍摩舊曰屈吒阿藍摩僧伽藍故基元憂王所造是召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跡凡停七日礼拜方遍又西南行六七由旬至伍羅祿迦寺寺有三藏數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甃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左連憚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囷固北門通大伽藍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窰堵波並諸王大臣豪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為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十二 通

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沮万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剛為座則无地堪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地便傾異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沒不現佛法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沒至留其菩提樹即畢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類為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无上等覺因謂菩提樹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頽落經宿還生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目僚共集樹下以乳灌洗燃燈散花祝葉而去法師至礼菩提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訖五體投地悲哀懊惱自傷嘆言佛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今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葉障一何深重悲淚盈目時逢衆僧解夏遠近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十二 通

輻湊數千人觀者无不鳴壺其慶一踰繕邨聖跡充滿停八九日禮拜方遍至第十日邨爛陀寺衆差四大德來迎即與同去行可七踰繕邨至寺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食須臾更有二百餘僧與千餘檀越將幢蓋花香復來迎引讚嘆圍遶入邨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共相見託於上座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坐坐訖遣維那擊犍雜唱法師住寺寺中一切僧所畜用食物道具咸皆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律威儀齊整者將法師參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号为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嗚足頂禮問訊讚嘆託法藏令廣敷牀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聞已帝注喚弟子佛陀跋陀羅^{音言}即法藏之姪也年七十餘博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四疏 通

帝泣捫淚而說昔緣去和上昔患風病每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厭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莊明來問和上曰汝欲弃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多愍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宜經論自當銷滅直尔厭身苦終不盡和上聞已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上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上即禮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勇殊室利菩薩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為利益故來勸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尔已來和上所苦瘳除僧衆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五疏 通

聞者莫不稱嘆希有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札謝曰若如所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幼日玉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贈步羅菓一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蔻二十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國有此菰米餘處更无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月給油三升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為與邨爛陀寺三客万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十人其遊踐殊方見礼如此邨爛陀寺者此云施无厭寺者舊相傳此伽藍南麓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邨爛陀傍建伽藍故以為号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為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六疏 通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七

武定縣志卷之三 第八節 近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十九 通

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
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
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
結集時无量聖眾雲集迦葉告曰衆
中自知具三明六通持持如來一切
法藏無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
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於學地迦
葉語阿難汝渴未盡勿汙清泉阿難
慙愧而出一夜勤修斷三界結成阿
羅漢還來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
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
意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禮拜僧
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汝除斷諸漏
證聖果故邀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
為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盡
於是禮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
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於衆中稱
汝多聞持持諸法汝可昇座為衆誦
素咀纒藏即一切經也阿難承命而
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禮訖昇坐誦
經諸衆隨口而錄錄訖又命優婆塞
誦毗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
波自誦阿毗達磨藏即一切論議經兩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三十張通

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書之具案方
過誦道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佛
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
中上座因名上座部又此西二十里有
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即大衆部共集
之處諸學无學數十人大迦葉結集
時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
在日同一師學世尊滅度馳簡我等
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報佛恩耶復
集素咀纒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
雜集藏禁咒藏別為五藏此中凡聖
同會因謂之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
至曷羅閭姑利四多城唐言曷羅閭外郭已壞
內城猶峻同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
顯毗婆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
居家竊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
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
國棄尸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
王曰我為人主自犯不行无以懲下
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
王聞顯婆娑婆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
之俟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先令
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三十張通

位因都之至无憂王遷都波吒釐以
城施婆羅門今城中无難人唯婆羅
門千餘家耳宮城內西南隅有窣堵
波是珠底色迦長者故宅唐言珠底色
傍又有度羅怛羅處唐言度羅怛羅即佛
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
多王之所建也在嚴甚麗其中佛像
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
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
四佛坐處其南鑰石精舍戒日王之
所建切雖未畢詳其圖量限高十餘
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高
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首滿
胄三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
波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顯毗婆
羅王與國人百千萬衆迎見佛處又
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
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及婆
薩也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肉
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校人傍惶
无措乃見群鷹翔飛仰而戲言曰今
日僧供有闕摩訶薩薩宜知是時言
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繳翮高雲投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三十張通

為千張通

三威江師傳卷第三 第二十四張 通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五張 通

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
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
詮所依事八詮呼台事且以男聲寄
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印度語名布
路沙體三轉者一布路煞二布路第
三布路沙所所作業三者一布路艾二
布路第所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
布路鐵竿二布路所三布路鐵所
或言布鐵所所為事三者一布路所
又取二布路沙所三布路鐵所
又取因三者一布路沙所二布路鐵所
又取上三布路鐵所三布路鐵所
路鐵所二布路鐵所三布路鐵所
又取所依三者一布路鐵所二布路
煞論三布路鐵所呼台三者一系
布路煞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略
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為具述法
師皆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
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
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國在路至
迦布德伽藍伽藍南二三里有孤山
巖巖崇崇灌木蕭森泉沼澄鮮花
卉芬馥既為勝地靈窟寔繁感寢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六張 通

奇神異多種象中精舍有刻檀觀自
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
七日二七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心
殷至者即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朗
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
如是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眾
其供養人恐諸來者全行尊儀去像
四面各七步許豎木构欄人來禮拜
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
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
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
買種種花穿之為綳將到像所至誠
禮讚訖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者於此
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无難者願花
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觀史多
官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挂
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
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
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挂
尊頭頂語訖以花遙散咸得如言既
滿所求歡喜无量其傍同礼及守精
舍人見已彈指鳴足言未曾有也嘗
來若成道者願憶今日因緣先相度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七張 通

耳自此漸去至伊爛拏國伽藍十所
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說一切有
部義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都城
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
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此六如二名
彞底僧訶此六如俱善薩婆多部又停
一年就讀毗婆沙頓正理等大城南
有宰堵波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
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迹國西界
苑伽河南至小孤山佛昔於此三月
安居降薄句羅藥又山東南巖下大
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餘長五尺二
寸廣四尺一寸又有佛置拈雜迦即
拈也舊曰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國南
界荒林多有大為壯而高大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八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通

沙門慈立本 釋者修贊

起瞻波國終迦摩羅波國王請

自此順流如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_{中印}伽藍十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壘乾高教文基陞深闊極為崇固昔者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玩如河浴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瞻波別壇界禁間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鳥數百為群故伊闍摩瞻波二國為軍眾多每於此林令為師調捕充國乘用又豐射虎黑豹人無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放牛人牧數百頭牛至林中有一牛離群獨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欲歸還到群內而光色殊悅鳴乳異常諸牛咸畏無敢處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人恠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所見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亦人間所無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奪其菓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醫并說菓狀醫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未後日復隨牛入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菓內於口中鬼復據其喉人即咽之菓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無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无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為仙菓所變謂侍目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鉅鐵斫取少許將來目奉王命而工匠往盡力斫鑿凡經一旬不得一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末盟弒羅國_{中印}尋禮聖迹伽藍六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二張 通

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流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_{中印}尋禮聖迹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餘人大小乘並學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娑婁伽藍基間壯峻僧徒七百人其側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數放光明又有四佛經行之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至誠祈請无願不遂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摩犍伐利那國_{東印}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有路多末和僧伽藍_{唐言}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此國降挫錐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其側又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七日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怛宅國_{東印}濱近大海氣序和暢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座部教天祠外道其徒亦眾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佛為諸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張 通

有加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滿院五色光瑞往往燭天凡預見聞无不深教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差怛羅國次東南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隨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勝波國此土已次西有閭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城側有牢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土好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去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犍復跋履山川然用為安穩并得觀烏荼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南向烏荼國東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方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四發通

離居牢堵波十餘所皆无憂王所建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有折利怛羅城東印即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往來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每夜靜无雲之時遙望見彼佛牙牢堵波上寶珠光明圓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從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鉢東印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通仙人仙人嗔恚以惡呪殘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稍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東印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受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牢堵波无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摧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婆多婆訶唐言珍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難造門請通門司為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威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五發通

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嘆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與論玄議道焉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言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義遠矣朗輝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礼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索達羅國東印城側有大伽藍毼播宏壯尊容嚴肅前有石牢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牢堵波是陳那唐言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跋耆國東印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東印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東印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造立窮大厦之規或盡林泉之秀慶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年之內每有千凡夫僧同來安居竟安居已皆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六發通

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
擾惱行人皆生怖懼無復敢往由是
今悉空荒寂元僧侶城南不遠有一
大石山是婆毗吠迦音清論師住阿素
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
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義部底二名
獲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
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摩等
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
同行起札聖迹自此西行千餘里至
珠利耶國音南城東南有寧堵波无
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
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
伽藍是提婆菩薩與此寺盟恒羅音上
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
言乃竊運神通往都史多宮問慈氏
菩薩菩薩為擇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切累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
也既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
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慙服
避席礼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
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音南國大都
城另建志補羅達志城即達磨波羅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七

通

菩薩本生之夢菩薩此國大目之
子少而英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
妻以公主菩薩久修離欲无心愛漆
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
祈加護願脫茲難而至誠所感有大
神王携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置
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
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嗟无不重其
高志因即出家爾後專精正法遂能
究通諸部關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
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雅識論及
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
別自有傳達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
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
間而彼王死國內飢亂有大德名菩
提迷祇音南濕伐羅音北阿跋耶鄒瑟
憍羅音北如是等三百餘僧來投印
度到建志城法師與相見託問彼僧
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坐部三藏及
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
來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飢荒无可依
仗聞諸部洲豐樂安隱是佛生處多
諸聖迹是故來耳又知法之華元越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八

通

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
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成賢之
解自此國界三千餘里間有秣羅律
吒國音南既居海側極豐異實其城
東有寧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於
此說法現大神變度无量衆屢國南
瀛海有秣刺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
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實
涼冷多附之至冬方墜用以別檀
也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
亦殊濕時无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
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
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音南國周
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
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國
本實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
娉隣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
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
而去遠入深山採菓逐禽以資資給
歲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
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為何類
父歟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九

通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
有心但元由免脫子後遂父登履山
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遠即攜其
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國訪問舅氏
宗嗣已絕寄止村間其師子王還不
見妻子憤悲出山哮吼人里男女往
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告王王率四
兵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
聲嗷吼人馬傾墜無敢赴者如是多
日竟元其功王復標賞告今有能殺
師子者當賜億金子白母曰飢寒難
虞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
獸仍為你父若其故者豈復名人子
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
等來入村間一旦王和我等還死亦
不相留何者師子為暴虐壞及我豈
有為一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
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
无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
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
絕王聞歡喜恠而問之何回尔也竟
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
乎非畜種者誰辨此心雖然我先許

賞終不違言但汝教父勸送之人不
得更居我國約有司多與金寶還之
荒外即裝兩船多置黃金及寶乘等
送著海中任隨流逐男船泛海至此
實渚見豐奇觀即便止住後商人將
家婦採寶復至其間乃然商人留其
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无量代人眾
漸多乃立君目以其遠祖執教師子
因為國攝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為
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大女國是
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
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為王至此實渚
殺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為名語在
西域記其國先无佛法如來涅槃後
一百年中无憂王弟摩臨因施羅狀
捨欲受獲四沙門果乘空往未遊化
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
建立伽藍見百餘僧徒萬人遵行
大乘及上座部教繼徒肅於戒律貞
明相勗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
數百尺以眾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鈴
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剎端光曜映空
靜夜无雲雖万里同觀其側又有精

舍亦以雜波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
王所造鑄有寶珠无知其價後有人
欲盜此珠守衛堅牢无由得入乃潛
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
能及却而言曰如來昔修菩薩道為
諸眾生不惜軀命元憐國城何於今
日反堅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无實
像乃偃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賣
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而得賊曰
佛自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
首尚位王觀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珍
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鑄今猶現在
國東南隅有駢伽山多神鬼依住
如來昔於此山說駢伽經舊曰標國
南浮海數千里至鄰羅稽羅洲
人短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无稼穡食
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
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為師子
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札聖迹行
二千餘里至達鄰補羅國南印伽藍
百餘而僧徒萬餘人大小乘兼習天
祠外道亦甚眾多王宮城側有大伽
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學之士其精舍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高祖太子實冠高

減二尺威以實函每到齋日出置高

臺其至誠觀札者多感異光城側伽

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

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間二百億羅

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

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家以為貴

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

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佉國南印其俗輕

死重節王利帝種也好武尚戎故其

國土兵馬完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

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

使其著慙彼人耻愧多至自死常養

勇士數千人暴為數百臨將對陣又

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

衝未有不潰恃茲慢傲莫顧隣敵戒

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師強盛每視

征罰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垂兼習亦有天祠淫

灰之道大城內外有五宰堵波皆數

百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無憂王

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陀

河至跋祿羯咄婆國南印其俗從此西北

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印其俗風俗

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

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為好學尚

賢善言談有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

僧徒萬餘人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

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云自六十

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惠

和愛育黎元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

于崩逝口絕原言顏元愠色不傷臣

庶之意元損蚊蟻之形每為馬飲水

漉而後飲恐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

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依人豺狼息

毒境內夷靜祥瑞日興營繕精廬

窮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元遍之會

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無時暫輟

然庶思慕於今不止大城西北二十

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是大憍婆

羅門誇毀大乘生身入地獄反語在西

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五百里至阿

吒羼國南印其俗土出胡樹樹葉似蜀

櫟出薰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

此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其俗自此北

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其俗伽藍百

餘而僧徒六千餘人學小乘正量部

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无憂王隨佛

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利帝利種也即

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迷多王之女曾

号杜魯婆跋吒南印其俗性躁急容止疎率

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

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牀座衣

服爰至藥餌之資无不悉備自此西

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南印其俗

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獲刺佉國南印其俗

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南印其俗

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

那國南印其俗去城不遠有宰堵波是无

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

至擲担陀國南印其俗從此東北行九百餘

里至摩臘濕伐羅補羅國南印其俗從此又

西還獲刺佉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

翅羅國南印其俗如來在日頻遊其地无憂

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宰堵波今皆具

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南印其俗

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

至波刺斯國南印其俗聞說之其地多珠

寶大錦細羯善馬驢駝其所出也伽

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鵝祿城西北接拂憐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珍貨附屬拂憐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徙狼揭羅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辟多勢羅國唐印中有牢堵波高數百尺元夏王所建中有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宮家也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摩荼國唐印城東北大林中有伽藍故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五縛唐印此有牢堵波无憂王而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牢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納衣處徙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唐印境上出金銀鍮石牛羊驢駃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樂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王皆建牢堵波以為表記又有烏波鞠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靈國唐印俗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人多來求請花林池沿接砌築階凡預瞻觀无不受言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唐印城側有大伽藍百餘僧皆學大乘是昔恒那弗恒羅唐印論師於此制表喻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摩揭陀施无厭寺參札正法藏訖聞寺西三踰繕那有任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歲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軍本鉢剌佗國人刹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曲天文地理醫方術數无

不完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訖內外德為時尊摩揭陀主滿曹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為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曹崩後戒日王又請為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固辭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方救生死繫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我言罷捐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誦佛經道俗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目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无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四重間上有一金人色銀端嚴光明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无由乃請垂引相接彼曰我曷殊室利菩薩也以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大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乱惡

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恠嘆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无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曷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札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元量徒衆獻奉香花讚禮託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不見室中燈内外大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猱屬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明无復星月兼聞異香氣氤氳院於是通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衆乃知重集禮拜稱嘆希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十九 通

有經食頃光乃漸取至餘欲盡遠覆鉢數而然始摠入天地還暗辰象復出衆觀此已咸除疑網札告提樹及諸聖迹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為衆講攝大乘論雅識決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為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開中百又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反此乃夫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懲其苟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師又以中百論旨難破遍計而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无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元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被逐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真解前耻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二 通

陀寺測造鑰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園其園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鑰石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毘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嘆重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鼯鼠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口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麟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无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 通

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
烏茶國行從而正法藏得書集衆量
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
四人以應王之命其海惠等咸憂法
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
及入迦濕彌羅已來遍皆學說具悉
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
無此理矣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
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
國僧元闕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
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
進止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
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
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元人
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取出其義毀
破以足踐躑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
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
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耻更不與語
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
德為證與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
諸家而立其詞曰如鋪多外道離繫
外道體騷外道殊微伽外道四種形
服不同數論外道諸日勝論外道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 通

二字立義有別鋪多之輩以灰塗
體用為修道適身艾白猶寢寢之猶
狸離繫之徒則露骨標奇拔絃為德
皮裂足版狀臨河之朽樹體騷之類
以體骨為騷裝頭挂頸枯槁羸若
瘠削之藥又微伽之流披服其衣飲
取便穢腥膻臭惡辟酒中之狂豕尔
等以此為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
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
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
一根本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
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
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
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來受用前
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為涅槃今
破數論而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
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為一
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為體謂陰堪
刺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七等二十
三諦二十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為體若
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眾如林即是
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
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三 通

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
因執三為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
應口眼等根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
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
色若不尔者何得執三為一切法體
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
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
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
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
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
受既能所俱无則諦義不立如是往
復數番婆羅門默无而說起而謝曰
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
子終不害人今汝為奴隨我教命
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房聞者无
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茶乃訪得小
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
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
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
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尊誨法
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无
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
奴學法汗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四 通

令講一遍脩得其旨遂尋其謀節中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士徒眾无不嗟賞曰以此窮數何敵不亡其論如別目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為奴於耻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通

沙門 三本 釋 亦皆 箋

起居軋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居軋子名伐闍羅忽入法師房來法師舊聞且軋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家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且軋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家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憑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居軋曰勿憂戒曰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无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來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居軋曰鳩摩羅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見鳩摩羅亦便見戒曰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

遷遺蹤具在巡遊禮讚足豫平生何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者蔑蔑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陰亦焉足念戒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露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且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識洞幽微智尚神契體天作則七耀元以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故能駁役飛走咸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万物自遺法東被咸重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造行願焉十地齊切鍛掌薰修以至三身為極向蒙大聖降靈親麾法化耳承妙說目擊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也豈得稱佛不往遂可輕狀彼曰經言諸天隨其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居贈部而佛生於此不往於彼以是將為邊地惡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仁歸法師報曰元垢稱言夫日何故行贈部洲答曰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導此耳諸德既見不從乃相呼徃戒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二張 通

賢法師所具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受樂但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網礼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之言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菩薩意也吾心望尔亦如是任為裝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与戒賢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告眾曰鳩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眾差擬往戒曰王所為小垂對論今若赴彼戒曰儻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莫過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戒賢既不遣往彼王大怒更發別使責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心歡喜以開道芽之分師復不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發通

許其來此乃欲令眾生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仰謹遣重諾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賞迦三猶能壞法毀菩提樹師即謂弟子无斯力耶必當整理為軍雲萃於彼踏都爛陀寺使碎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為去出家以利物為本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條自殞到彼令王發心則百姓從化苦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勞法師辭与使俱去至彼王見甚喜率群目迎拜讚嘆延入宮曰陳音樂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經月餘戒曰王討恭仰陀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來今何因在彼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支那僧來鳩摩羅王敬重法師愛戀无已不能捨離語使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即來使還報戒曰王大怒謂侍目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為一僧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四發通

發是歲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宜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失即命嚴為軍二万乘船三万艘共法師同發所渡燒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盟伐羅國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燒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与諸目參戒曰王於河南戒日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支那僧何在報曰在其行宮王曰何不來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參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三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即勒擊燭自与諸目速迎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擊号為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礼法師足散花瞻仰以无量頌讚嘆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來報曰玄奘遠尋佛法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五發通

為開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參王王又問曰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費潤羣生者則誦而詠之上倫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支那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秦王是時天地版圖蒼生元主原野積人之安川谷流人之血叛星夜聚沕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因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命奮戎振旅擄剪鯨鯢杖鉞麾戈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垂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為物主也又問法師曰弟子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詰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日宮側王為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坐備陳珍膳作樂散花供養詠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此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六 通

弟子聞日光既出則瑩燭奪明天雷震音而鉦鑿絕響師等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試可觀看諸德无敢言者王曰師等上座提婆摩那自云解冠軍英學該衆皆首異見常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即往吹含蓋禮觀聖迹託以述潛故知師等元能也王有妹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弟子及此諸師普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為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示大乘微妙之理絕其毀謗之心顯師威德之高推其戎勝之意是日發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詣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耆闍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通文義富瞻辯才思聰德音皆來會听兼有侍從或為或與或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七 通

檀或惜各自圍繞峨峨岌岌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杖成帷三吳之揮汗為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徒衆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為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曰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瓔珞玉又裝二大為載寶花逐佛後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為次列王後又以三百大為使諸國王大目大德等乘為魚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家高文義賻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目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脩一金椀七金澡灌一金錫杖一拔金錢三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八 通

千上艷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訛別施實牀請法師坐為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郵欄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衆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間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斷首相謝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戒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王及僧各歸所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害王知宣令曰邪黨亂真其来自久埋隱正教誤惑群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冲曠解行淵深為伏群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叛妄之徒不知懃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辟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噤翼竟十八日无一人發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元量人返邪入正弄小歸大戒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一萬銀錢三萬上艷

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師一皆不取王命侍臣莊嚴大為施幢請法師乘令貴目陪衛巡衆告唱表立義元岳西國法凡論得勝如此法師讓而不行王曰古來法尔事不可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无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師竟立美名大乘衆号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脫天燒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弥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弥羅國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有一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觀貨羅國雪山王念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許為商旅率三千勇士多寶珍寶為言獻奉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素質雄猛威肅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觀便驚懼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羣目曰我雪山王念尔諸奴毀壞

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開汝輩各宜自安唯爾惑其王首為惡者逐之他國餘元所問既職醜孽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為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為乃吸水灌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為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為患瘡而卧為引苾芻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為拔刺引去膿血裂衣為裹為得漸安明日諸苾芻求藥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一為將金函授於病者病為得已授為苾芻苾芻受已詣為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弥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礼拜諸衆倍惜不聽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戒日王之威屢屢掘覓得已將呈戒日見之深生敬重恃其強力遂奪歸供養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等付屬伽藍令僧守護法師先以鉢郵欄陀諸德及取經像訖

羅論竟至十九日，王欲還王日，弟子調承宗廟為天下主三十餘年，常應福德，不增廣法，因不相續，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元遍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整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為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怪，亦財玄獎，豈可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苑伽河在北，閭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埤，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号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勅於埤上建施場，豎蘆為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憐者耶衣斑斕衣金銀錢等雜物，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似此京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二 通

邑肆行，一長屋可坐千餘人。先是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是乳貧窮孤獨，集施場受施，亦有因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戒曰：王營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曾婆跋訶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閭牟那河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跋訶王西辰旦其戒曰：王為鳩摩羅王乘船軍跋訶王從為軍各整儀衛，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花，至日暝歸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氍毹衣一具，及飲食香花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過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過第七番過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過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過。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為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 通

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臂釧寶髻頭珠鬘中明珠惣施，元復子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索麗裝衣著，札十方佛頭，羅歡喜合掌言曰：某比來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莊嚴會訖，諸王各持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賤王所施瓔珞珠璣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法師闡揚遠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懇勸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受供養者當為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華需梗槩，不能委具，為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元眼若留玄獎，則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 通

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徒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普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須北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元所須王曰何得尔於是命施金錢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易刺蘆帳即下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嗟各不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万供法師行賞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陀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其懇懇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恒羅類此數王以素纓作書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發乘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彌國城南勅師羅長者施佛園處禮聖

迹訖復為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國重礼天梯聖迹復西北行三踰驀那至毗羅那摩國都城停兩月日達師子王師子月同學二人講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承迎接甚歡法師至又開瑜伽法擇及對法論等兩月訖詳歸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閼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停一月烏地三遣人引送而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人賡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餘日山澗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遠求求法今所貴持並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元超異心法師率徒侶後進時亦屢逢然卒无害如是二十餘日行至坦又尸羅國重礼月光王捨千頭虔國東北五十踰驀那即迦濕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為烏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傍及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為涉渡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

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没守經者惶懼隨水眾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果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迄畢試王先在烏驀迦漢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軋事由於此自昔以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為長缺部國抄寫迦葉辭耶部三藏迦濕弥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為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僧裝辦幢幡出城迎候王為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圍繞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自此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摩國礼聖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那叱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儼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

為七日大施說法師辭發東北行
一輪膳部又至瞿盧薩謗城而王別
比行王遣一大目將百餘人送法師
度雪山負莖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
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
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為僭
叙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七
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
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
發仍令村人乘山馳引路其地多雪
澗凌溪若不帶鄉人引導交恐淪墜
至明晝日方渡陵嶺時唯七僧并雇
人等有二十餘為一頭驢十頭馬四
疋明日到嶺底尋縣道復登一嶺望
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雉
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
山頂而寒風淒凜徒侶之中元能正
立者又山无卉木唯積石攢峯岌岌
然如林笋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
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
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驛部洲
中嶺岳之高亦无過此者法師從西
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

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七 通

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
親貨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徒數十
習大衆部法有一宰堵波无憂王建
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
里至閼悉多國亦親貨羅之故地從
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
縛荖河側即親貨羅東界都城在河
南岸四見某護可汗孫王親貨羅自
稱某護至街停一月某護遣衛送共
商侶東行二日至等健國其傍又有
阿利居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
利國皆親貨羅故地也自營健復
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四摩怛羅國
亦親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
異者婦人首戴木角高三尺餘前有
兩岐夫父母上歧表父下歧表母
隨先喪去一歧若男始俱歿則
舉冠金弁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
鉢劍那國亦親貨羅故地也為寒雪
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
里至薄薄健國又東南復危嶺行
三百餘里至屈又浪摩國從此又
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志鐵帝

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八 通

國亦名國在兩山間臨縛荖河出善
馬形小而健俗无禮義性暴形陋眼
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默
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
而立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
雜寶裝瑩自然佳空當於佛頂人有
扎旋蓋亦隨轉人停蓋止莫測其靈
手亦名國從此國大山北至戶并居國
又越達摩志鐵帝國至高弥國從此
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
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
間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
止以其寒冽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
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大龍池東
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賂部洲
中地勢高隆瞻之漭漭目所不能極
水族之類千品万種喧聲文聒若
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丈餘烏
卵如甕舊稱條支巨黿或當此也池
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志鐵帝國東
界而縛荖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
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
沙國西界與從多河合而東流赴海

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九 通

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
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南北
與阿彌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
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羅陀國城依峻
嶺北背從多河其河東入鹽澤潛流
地下出積石山為此國河源也又其
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本
是脂都提婆羅怛羅唐言漢王故宮有
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又始
羅國人也神晤英秀日誦三萬二千
言兼書亦不遊戲衆法雅聞著述凡
製論數十部並威宣行即經部本師
也是時東有馬焉南有提婆西有龍
猛北有童壽号為四日熊照有情之
惑童壽聲譽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
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
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人滅盡
定端居不動視若藏人而竟元傾朽
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
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達群賊商侶
驚怖登山為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而
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險行八百餘
里出慈嶺至烏鐸國城西二百里有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十張 通

大山峯等其巔上有窠塔波聞之舊
說日數百年前因雷震山崩中有苾
芻身量結偉異因而坐踞蹠蹠恭恭垂
覆有面有熱者見而白王王躬親礼
士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花
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
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
長耳王曰若何警悟今共起也對
曰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
灌灑使潤需膝然後擊捷挺感
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善哉遂依僧
語灌乳擊捷羅漢舉目而視曰尔輩
何人示被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
曰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在對曰
久入涅槃聞之愀然重日釋迦文佛
底无上等覺未答曰已成利物斯罔
亦從寂滅聞已徑眉良文以手舉蹠
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
墮地正為大眾取骨起窠塔波即此
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彼多河踰大嶺
至訶旬迦國此國南有大山山多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十張 通

舍龍室印度證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棲
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
住巖穴入滅心定賢駿漸長諸僧時往
為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為
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
至羅薩旦那國舊曰地即其地之華言也
諸國之望且印度諸國西也謂之于遠
之若牛若日于國此也沙磧太半宜穀豐
苗出龍龍細種蠶工績絕細又土多
白王璧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
好音韻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
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
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
受有德自去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
先祖即元憂王之太子在怛又始羅
國後被遣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
此建都久而元子因禱毗沙門天廟
廟神額上刻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
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
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
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
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
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
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十張 通

本在迦濕彌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痼疾臨將捨壽索酥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羅漢且鄰有潛運神足乞而為之沙彌食已歡喜樂生其國願力无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攝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羅漢且鄰王所為說頂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已得宿命智深生愧慙為迦濕彌王結好而羅漢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與眾軍盡力移轉率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攝精慮招延僧侶捨所受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貴重觀者嘆焉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皆兒侍奉行二日王又遣達官來迎離城四十里宿明日王為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唐名阿羅漢漢造也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四卷 通

昔此國法教未需而羅漢自迦濕彌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怪其形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曰尔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尔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答曰如來者即佛也之德号皆淨飯王太子一切義成悉諸眾生沉沒苦海无救无歸乃弃七寶千子之寶四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金色之身證无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苑耀摩且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輪之付駕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某罪累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遺像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為群目詳擇勝地命選近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違焉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儀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目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五卷 通

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无極并請羅漢為眾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為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及為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高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其間馬融該賂鄭玄訖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昆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況諸佛利物之玄猷三藏解經之妙說故憚塗遠而元尊慕者也玄奘性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元願身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湯湯涉雪嶺之巍巍鐵門峴嶺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坤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万余里雖風俗千別艱危万重而憑恃天威所至元鯁仍蒙厚禮身不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音閣崑山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十六卷 通

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

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

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畢耶伽國經

迦畢試境越慈嶺渡波謎羅川歸還

達於于闐為所將大為溺死經本衆

多未得章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

謁軒陛无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

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為

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

論一日一夜四論通宣王為道俗歸

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

還蒙恩 勅降使迎勞日聞師訪

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无量可即

連來為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

義者亦任將來朕已 勅于闐等道

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之令

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都於沮沫迎

接法師奉 勅已即迎發于闐王資

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娘摩

城城有摩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

端嚴甚多靈應人有赤疾隨其苦處

以金薄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

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憐賞彌國

二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七段 通

即隨行都王所作佛滅度後自彼飛

來至此國北昌勞落迦城後復自移

到此國北昌勞落迦城後復自移

像入龍宮從娘摩城東入沙磧行二

百餘里至泥壞城又從此東入大流

沙風動沙流地无水草多熱毒魑魅

之患无道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

以為標幟曉曉難涉委如前序又行

四百餘里至觀貨還故國又行六百

餘里至折塵歇那故國即沮沫地又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

蘭地長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干

聞使人及駱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

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 帝在

洛陽宮表進知法師漸近 勅西京

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

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迹演恐稽緩

不及乃倍途而進竟至漕上官司不

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

奔湊觀礼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

回宿於漕上矣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二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段 通

大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通

沙門惠立本 釋并校等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

二年夏六月謝御製表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皆守

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

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

寔雍州司馬李珣督長安縣令李軋

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

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簾花

幡等擬送經像于如福寺人皆欣踊各

竟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

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

西城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庫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當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

度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憍賞弥

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

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

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

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

范園驚峰山說法花等經像全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都揭羅
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吠舍釐國
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大垂經二百二十四部大
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
一十五部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
三弥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辭耶部經
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
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
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
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
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有寶
帳幢幡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
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
寺於是人增勇銳各覓莊嚴諸嚴
好幢帳幡蓋寶案寶輿寺別將出分
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
爐列後至是並陳於街內凡數百事
布經像而行珠珮動音金花散彩頌
送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志應遣累嘆
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福寺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三張通

門數十里間都人仕子內外官僚列
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闐所司恐
目騰視各令當處燒香散花元得移
動而相雲讚響慶慶連合昔如來創
降迦毗勒初昇觀史龍神供養天
衆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
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綢雲現於
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同
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
釋彥棕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
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
維慈氏將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奉
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
茲之盛也王辰法師謂 文武聖皇
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
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 帝曰師
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
時以垂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
許无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
罪唯深慙懼 帝一師出家而俗殊
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
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但念彼山
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法師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三張通

對曰玄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
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
陛下握軌持清四海德龍九域仁被
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 聖威振慈
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
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殷躬而
敬之况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
也既賴 天威故得往還无難
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 朕何敢
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
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
四佛遺蹤並博望之而不傳班馬无
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觀壘邑
耳聞目覽記憶无遺隨問訓對皆有
條理 帝大悅謂侍目曰昔符堅稱
釋道安為神器舉朝尊之 朕今觀
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雅不愧
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
无忌對曰誠如 聖旨目嘗讀晉國
春秋見叙安事實是高行博物之僧
但彼時佛法未近經論未多雖有鑽
研蓋其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
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四張通

言是也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觀宜脩一傳以示未聞 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元異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陸不唯无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瀆天下之兵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今引入朝期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吳趙國公長孫无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 帝曰忘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拍塵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疢恐不堪陪駕 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尉亂國誅賊目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无裨助行陣之効虛負途路費損之勉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

顧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遠離煙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帝所造即善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為國就彼翻譯伏聽 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為穆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姓无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閹闥非直違觸憲網亦為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奘平章自是辭還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管守司空梁國公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使定州啓 奏令自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 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

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寶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補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鐸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潛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卓幽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持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善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至

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昇涅槃之梯蹬但以物機未熟致蘊蔥山之西經冒庭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唐勝入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霑荆楚從是已來遂得人脩解脫之因家樹菩提之業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復嚴顯求經澄什結譯雖則玄風日扇而並憂為朝雅玄奘輕生獨逢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而義學諸僧等卑精夙夜不憚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一十六卷勒成八秩繕寫如別謹詣閣奉進玄奘又竊見初福寺尊像初成陛下親降鑒舉開青蓮之目今經論初譯為聖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曲垂 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具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八張 通

冲言契旨與日月齊明三字銀鈎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載之外瞻仰无絕前又洛陽奉見日勒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凡未又表進曰沙門玄奘言竊尋鑄木幽陵雲官記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夷楷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代式微前典伏惟 陛下握紀乘時提衡制範剏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懿足蓋於堦方舉而補圓蓋耀武經於七德聞文教於十倫澤偏泉源化露藹華房芝發秀浪井開花樂圓馴班巢阿經晉律澤紫膏於貝闕霏白雲於玉檢遂苑弱木而池濊泥圓炎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翔泛滄津而委書史瞻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開張栢近接金城秦成桂林通珠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英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辭秋蠶徒以憑假 皇靈馳身進獻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譯之外修支巨勝方驗前聞獨寫孤忠謹言具實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九張 通

時移歲積入額天從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窺鶴林而觀驚巖嶺祇園之路矚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尚在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可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彥之所踐藉空陳廣褒夸父之所凌厲无述土風班超倏然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壘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為大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言搜博物於晉目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寔多無拙於筆語恐无足觀覽丙申神筆自荅書曰省書具悲來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明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雅法師乎然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又云其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張 通

言伏奉墨 勅猥垂獎諭祗奉

綸言精守振越玄共業行空疎謬衆

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无虞憑

皇靈以遠征恃 國威而訪道窮遐

冒險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寔資

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

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散思雲敷天

花景爛理包繁衆調遠成英跨千古

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无

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

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

希題目宸睟冲邈不垂矜許撫躬

累息相顧失齒玄獎聞日月蔽天既

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嚴

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璧奇

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

祈伏乞雷雨曲垂 天文俯照配兩

儀而同久為二曜而俱懸然則驚嶺

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典與託英

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

蠢蠢迷生方起塵累而已自此方計

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

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七 通

庚辰 勅遣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

有使至令緩進无得勞損既至見於

玉華殿甚歡 帝曰朕在京告暑故

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

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

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

陛下而生 聖躬不安則率土惶怖

伏聞 聖輦至此御膳休宜凡預舍

靈孰不蹈舞願 陛下永保崇高向

天无極玄英庸薄猥蒙齒召銜尚不

覺為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贍儀韻

淹深每思通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

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以親論

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

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為六合務廣万

機事殷而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為

獨察是以周憑十亂舜託五目曩亮

朝猷兩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群

賢况朕寡聞而不寄衆愆者也意

欲法師脫煩菩提之染眼掛維摩詰

之素衣外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

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 陛下言六

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八 通

拾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目得故

君為元首目為股肱玄獎謂此言將

該中庸非為上智若使有目皆得蔡

紂豈无目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

惟 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

自得其緒况撫運以來天地休平中

外寧晏皆足 陛下不荒不嫺不嚴

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

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辨

二以明其事 陛下經緯八宏之

略駁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

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

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於人其

義一也敦本齊末尚仁尚禮移澆風

於率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

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

恩波咸遂安樂此又 聖心聖化无假

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

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

玄塞剛蹄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

莫不依兩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

充委夷邳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

義三也獫狁為患其来自父五帝所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八 通

不目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為被駭之野鄴鄙為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四奴得志殷周已未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叔枝義根本猶存自後以來不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征斯跡傾巢倒穴无復子遺漸海燕然之城並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元目妄若言由目則虞夏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遁斯得无假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怒天下之師三自征討攻城无傷半埽野掠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万騎摧駭蹕之強陣破遼孟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万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元假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氲慶雲紛郁五靈見寶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雖沓无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无假於人乃欲比前王寄切十乱竊為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伊吕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四通

於守戒細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棄帝甚悅謂法師曰師向而陳並上玄奘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亦當助師弘道釋教宗箋曰法師才兼內外臨機訓答其辯洽如是難哉昔道安陳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操奮辭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遁之勞豈如法師雅論說申皇情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月旦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臣等備位而已日月之下瑩懽何切帝笑曰不如此夫珍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帝又問法師比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而說復明何義答曰論是弥勒菩薩說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五通

尋唯伺地无尋无伺地三摩多地非三摩多地有心地无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覺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无餘依地及舉網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京取瑜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遠非從來所聞嘆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辭猶暗天望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杳曠靡知涯際其偏道九流比之猶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因勅所司簡秘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為九本而雍洛并充相荆揚潁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公長孫无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目聞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露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科莢而秀質問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履危途而訪道見殊殊俗具獲真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六通

文歸國韻宣若菴園之始說精文臭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而感目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食妙法目等億劫希逢不勝幸甚 帝曰此是法師大悲願力又公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 帝先許作新經序幾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為滌翰少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寫勅貴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寮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元氣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導之莫知其際法流湛新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言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特言未馳而放化當常現常之世人仰德而知導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導邪正於焉紛紜所以宜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泐時而隆皆有玄奘法師昔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誰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无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无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

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徃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字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食風鹿苑驚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續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夏自西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六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耿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陂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露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而憑者渾則濁類不能濡夫以丹木无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窮

斯福遐敷而乾坤而水大時法師奉
聖製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

探蹟尙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
真如之境猶且迷微義無觀與不測

其神遐想軒國塵還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寶金輪御天廓先

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

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

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

往因振錫聊謁崑山經途万里恃

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

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

乘窮驚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

獻紫宸尋篆下璽賜使翻譯玄奘識

乖龍樹譯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

愧漏瓶之敏所譯經論紙并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攝序文起象繫之表

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駕

踴躍歡喜如聞受記元任欣荷之極

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省表

復手報書曰朕才謝珪璋言慙博

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

為鄙拙雅恐微翰墨於金簡標凡礫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三通

於珠林忽得來書譯承哀讚猶躬省
應弥益厚願益不足稱空勞致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三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通

沙門慧立奉釋彦悰箋

起二十二年六月天皇製述聖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宮

奉觀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與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无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和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旨是以名无翼而長飛道无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可朽晨鐘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

尚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鍛柱而朝万国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篆之文澤及昆虫金匱流
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
法性凝府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
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
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
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搖成
乎寶豈與湯武投其優劣堯舜比其
聖德者哉玄英法師者夙懷聰令立
志夷簡神清幽亂之年體拔淨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
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元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靈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勅於福壽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
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
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
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
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宋經論序殿古勝今理合金石
之書文抱風雲之潤治報以經塵足
岳隱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法師進啓謝曰玄英開七曜摘光憑
高天而散京九河潤潤因厚地而通
流是知相質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
人理在無感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 睿藻無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寶相珠迴玉轉
霞爛錦舒舒日月而聯華與威韶而
合韻玄英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
銘佩奉啓陳謝時降
今書曰治素无才學性不聰敏內典
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
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
慙悚交并勞師等遠鑒深以爲愧
擇定經箋述曰自二聖序文出後王
公百辟法俗黎庶手每足路歡詠德
音內外揄揚未決辰而周六合慈雲
再蔭慈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露委
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
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爲此也時
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發
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 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晋右軍將軍
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
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弃万方思
報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
日高李輔宣今日索人不造各隨所
鍾年在未識慈顏并背終身之憂責
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
忌在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
夜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无
逮徒思昊天之恩同寄烏鳥之情竊
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禱慕
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
寺妙選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
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扶帶
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叨利之果副此
同極之懷於是司詳擇勝地遂於
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
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給
園窮班倭巧藝盡衛霍良木文石梓
桂櫟樟枅櫨充其材珠玉丹青諸室
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
凡十餘院惣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
褥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又

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

勒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義皇至蹟精粹止於範文軒后
通幽雅與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
殊昧實際之源微綠錯以研幾蓋非
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于
八英德洽生靈激波瀾於万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
殿凝旒而神交鸞嶺總調御於微錦
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演表威傳八解
之音訓決案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
入提封而作鎮互連德水迹帝里之
滄池含衛養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
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无幽
不闢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
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
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
后翹誠降條多於白馬有同垂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爵管窺寧第七曜之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三

通

陳泊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三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寶路龍宮梵
說之偈必平清臺觀孔貝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莖垂此慈
雲遍霑霜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
之靈感者乎夫菩薩藏經者大覺我
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无生苦
薩受持咸登不退六度羅室閑鍵所
資四无量心根力斯倍蓋彼岸之津
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身毒
歸化越熱坂而頒用跨懸度以輸縣
大軌既同道路无擁沙門玄英振錫
尋真出自玉關長駘秦苑至于天生
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
詔翻譯於是畢切余以問安之暇澄
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官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
自是帝既情信曰隆平章法義福田
功德无輟於口烏法師无楚相離
勒加供給及時服財具數令接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契
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鐵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六

通

線出入所從 帝庫內多有前代諸
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為
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
隨逐二十二年 駕幸洛陽宮時獲
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
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 帝召之
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
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
來謁 龍顏故取披服 帝哂其不
妙取納今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
曰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
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
相氛氲獨有離離華恒向稻畦分宣
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
意欲之 帝並不為各施綉五十疋即
此納也傳其歷絕豈常人所宜服用
惟法師威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刺
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英伏奉
勅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存
慈寵靈隆赫恭對惶悚如履春冰玄
英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
葉无紀四恩靡答謬迴天睠濫叨雲
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銘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七

通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超餘識於彼已懼空疎於冒榮慚而昇營趨承俯俸鞠心跼蹐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謝以聞塵黷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勞兵事荼屑之後又心存兆庶及遼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留心八正牆塹五乘遂將息平復因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或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為其資和法由人即度僧為軍 帝甚歡秋九月已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炭八挺鼎沸朕屬當戡亂躬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居一万八千五百餘人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諱切逾身命之施非恒沙劫實所及如以理徵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按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之或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无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開一二頌開一九喻開三如是等什法師所翻含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受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 帝甚悅冬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勅所司於北開紫微殿西別營一所号弘法院既到居之畫則帝苗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性菩薩所釋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論十卷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

皇太子又宣今日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閑伏奉勅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礎銅香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法師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法師既奉令旨今元上座進啓讓曰沙門玄奘啓伏奉今旨以玄奘為慈恩寺上座恭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深增戰慄玄奘學無紀行業空疎敢誓捐軀方期光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勅翻譯情異法依漸潤克滋罪祚聖教紹宣光華史冊玄奘昔冒危途久嬰痼疾驚寒力弊恐不卒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途伏惟皇太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之痛式建伽藍將弘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必有蹟仆伏願敬情遠鑒照弘法之福田慈造曲垂察愚鄙之忠款則法僧無悔吝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

任歷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悚悻十二月戊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方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

並使豫登莊嚴已巳旦集安福門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綵軒輊魚龍幢戲凡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絞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豎長竿懸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爲前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唱讚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樂挨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鐘鼓旬璫續紛眩日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勅遣御史大夫李軌祐爲大使而武侯相如檢校

二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張通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手執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皇太子而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寮陪從禮佛已引五十德相見陳造寺而爲意發言鳴嗟酸感傍人侍目及僧无不哽泣觀蒸蒸之情亦今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今少啓事張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剝駭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人下閣禮佛而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言詩帖於戶曰停軒觀福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蓋接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紅遙合彩空外迴分暉蕭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縑素歡欣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隆近古以來未曾有也其日勅追法師還北闕二十三年夏四月

二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一張通

駕幸翠微宮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分之外雅談玄論道問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經訓對帝深信納數懷袂嘆曰朕

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无減平昔至五月已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踴躍如喪孝妣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无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搦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寢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復有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皆誦答處分无遺漏

二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三張通

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无所壅滯猶如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无暇急其精敏強力過人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未過礼懺逢迎訪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嘆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賈敦靖蒲州刺史李道格穀州刺史杜正倫恒州刺史蕭兢因朝集在京公事之暇相命參法師請受菩薩戒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辭去癸卯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參法師謝開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如來受施隨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遂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聖之无二又是因緣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滌於名利者哉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五佛深達法相善識一十二部獨悟真宗遠尋聖迹遊岵山之淨土浴恒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取至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四通

丈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津梁庶品不暇不昧等施一切无先无後諸等識藏二空業論三界猶登無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跼復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隱身而為宴坐嚴苦而求常樂而遠滯无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涉有元不能即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通佛道辟涉海而无津猶面牆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參奉曲蒙接引授菩薩戒施以来曾有法發其无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四心盡於來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易足為喻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波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為无得忽以小機預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喜然夫檀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即慈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仰照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間法捐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其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一三六通

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與使大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而須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書諸无所具賈敦靖等和南其為朝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附表聞奏

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六師所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製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勅大內東宮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軌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做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有五級并相輪露槃凡高一百八十八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六通

自惟薄祐生不過佛復乘微善預聞
偉教儒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
出家目覩靈相幼而慕法耳屬遺筌
間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
如未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塵尊
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
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
竟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煥異致乖
一味之旨遂今後學相顧靡識所歸
是以面鷲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
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
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維是聖迹之處倍
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
一所悲所見於未見過一字慶所聞
於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
遂誠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詔許
翻譯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紹
隆象季允膺付屬又降發神哀親
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為述
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濛
汗垂七耀之文鏤錄韻九成之奏自
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七疏 通

所天雅忍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
天文新寡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豐碑鵠斯序記庶使魏我
永劫願千佛同觀氣蓋聖迹與二儀
齊固時三藏觀音等香持運軌石首
星二周切葉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
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
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
四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
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
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
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域日
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
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誣訶
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愧
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
門法長將書并贊讚頌及龍兩端揄
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名聞眾所
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序訶支那國
於元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本又阿遮利
耶敬問元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茲甚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八疏 通

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
智等今附茲莖法長特往此无量多
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
問鄒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龍一隻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
木又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遠賢所慕
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
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同文錄素然
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茲莖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
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目一碎
遲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微莫聞思
應之情每增延結彼茲莖法長至蒙
問并承起居康勝豁然目朗若親尊
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
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
藏大法師无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棄
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累晨
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
保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
智焯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九疏 通

流於倒海禁度徒於寶而示迷衆於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也又如三垂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誦結習懷貫練心府文辭節而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內外歸依為印度之宗袖加以洵恂善誘曉夜不疲懣懣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問道得預承承并荷指誨雖日庸愚頗亦遷依麻直及歸還本邑囑累尤深懇懇之言今猶在耳方冀保安肩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萬古追惟永往弥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屬奈何奈何有為法尔當可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宣洪業尚那遷化邇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雅頌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為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其俱含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万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而出經論並家神筆制各序今所司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三十張通

抄寫國內流行爰至臨邦亦俱遵習雖居像蓮之末而法教光華邑邕終亦不異室羅筏檣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歇今錄名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玄奘和南又答慈天法師書曰大唐國慈蓋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寺三藏慈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仰雅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慈蓋法長至辱書敬承休務用增欣悅又領白龜兩端讚頌一夫來意既厚京德愧以无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括慮九部之經達正法幢引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鏖腹之有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賜先儀曲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果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暨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遍生凌觸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三十張通

黑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停法師寄申謝悞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其波瀾淨末星珠不足方其暇潔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垂意恨法師未為深信所謂耽耽羊鹿弃彼白牛賞愛水精捨頗脰實明明大德何此或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歇今錄名如別請為附來餘不能委述茲菩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三十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條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

慶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察僧伍覺造文疏時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更張衡衡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至哉變通又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真真俗而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覺人推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

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宗此真常本無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祐明德元遠不臻是以前帶晴昔神光耶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歎於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璇極而撫万方耀慧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遠荒妙樂之城東漸於海掩有歡喜之都振脣敷於无边通車書於有頂逆使百億須弥既咸頌於望秩三千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今五方印度改荒服於葉街十八事陀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夙成該覽宏瞻德行純粹律業親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運為日已久或恐邪正雜授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无塵遂得拂衣玄漢振錫慈嶺不由味於齋誓直路夷通蓋藉佩於杜衡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第二張 通

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寔全文於鶴樹而歷諸國百有餘都而獲經論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邸車歸上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内之一部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内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切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慧該博習羣經多所通悟皆蒙別 勅退赴法筵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泰法師等是以各錄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通无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於嵩岳嘗狂步於山門既筮仕於上京猶由昧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年切思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第三張 通

開進折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予曰極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賸於百氏推陰陽之悠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生平未見本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後成以此有限之心造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識者手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未之前聞耻於被試不知復為強加披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愚比量而求微旨又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富文理會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疊發蕭牆故容外侮闕測然佛以一音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四條 通

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為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号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即是論之本文其未書注者以存師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鄒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者仍盡為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圖獨存才之近法論既外元人解无虞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无無請尚曰傳燈開一知十方攝殆庶況乎生平不見率爾輒事含毫今既下由師資注解能无紙奈竊聞雪山夜又說生滅法丘井野獸嘆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孤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下簡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如之者衆何常之有心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

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條 通

聞而慙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氣類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无生其猶昧况有紫經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其同異者无乃妄我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行繫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愬三藏於曾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微於曩柏肩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音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偏心媒衛公卿之前踴喧閭巷之側不慙頗厚靡僊神勞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羗兒見金

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六條 通

竇之堪陟乃言恨閨之非難殊登觀
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
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
且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
稱允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誇覓自炫而
獲摺紳之推仰也云立致書其事遂
寢冬十月丁酉本常博士抑宣聞其
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徵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或尤譏 沈晦未悟 圖覺所歸
久淪受海 舟楫攸稀 異執乖覓
和合是依 去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深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非 謬謬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詢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受雙樹
徵言既暢至理亦和刹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靈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七張 通

紫東臨漢魏定為監臨符姚威其風
教自是名僧聞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和
闍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
浮曷澄近現道魏粗言圭角未可變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垂論苦集於四
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
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玄或是玄我
雖冥會幽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生
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
如披戰爭干戈竟發負者屏氣勝者
先焉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无畏各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耻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從持達立法
幢枉推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
法輪既轉能感不伏若使望風靡靡
對難合膠而能開弘三寶无有是處
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
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倖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
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
淨名之誼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喻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八張 通

歸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
是抹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
不側聽渴飮甘望盪滌掉悔之源銷
屏疑念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
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慧為大覺玄龜无為是調御法體然
矧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
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
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鷄成鳳南郭
濫吹淄渾混涿耳或有異議豈僕心
哉豈僕心哉然鸞吟已後歲將二千
正法既邇末法初啟玄理鬱而不彰
道寢將湮落玄英法師頭陀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觀七處八
會毗城驚巖身入彼那婆羅實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持恒河如
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
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
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
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蘊姤路既得之
於聲明辨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九張 通

大小莫不韜之習懷理无深淺志能
决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庫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
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
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

羅佛法果自主知无尋辯才寧由伏
習但以因明教隱所說不同觸為各
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日月况已執
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聆鐘
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為蹴躡
非驢所堪猶繼服壺與白衣不踐脫
如龍種抗說无垢釋疑則必苦志量
亦優婆塞盡報附微志請不為煩若
有滯疑望諮三藏裁决以所承稟傳
示四眾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
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
弟子柳宣白庚子譯經僧明璫卷柳
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无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賢延慶 孰悟歸誠
良導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派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鑒是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繼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今括 鬱鬱合情
俟諸達觀 定此摧衛 聊申悵悵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瞻歸敬之詞覽
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豈
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際日封
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沉淪
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鬬會而自處
九十五道竟狀仗以志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亡終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推外
道竭茲受海濟崇識於三空矜彼邪
山駭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得而言焉昔
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寂迹
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
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
騰蘭蕙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
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清時高論隆
邪安禪肅物縉縉者持戒維絕細
者有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異化照

華靡皆可昭而詳惟今三藏法師慈
靈秀出舍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贈五
乘悲去聖之逾遠闕來教之多闕緬
思圖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
吊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玉闕而遠
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
微旋化神州揚真跡謬遺詮闕典大
倫茲展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
義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
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
求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
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洵其深重空何
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
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

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
辨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觀縷法師凝
神侵智詳奉正未緝熙玄籍大啓幽
閑秘希聲應扣響之大小廓義海納
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
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
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樞秘鍵妙本成功論諸奧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彰博物戈獵開墳之典鉤深懷璧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振風騷於辯圖摘光華於翰林簞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揮舞弄象戲立談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夢如也既而朝朝群略綽有餘切而敬慕大垂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尔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未非諠議於朝廷形言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嚴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款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元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恒非不為非所非以故貶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皆依去體以為宗喻體皆依去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七十四通

體皆依而為喻顯斯兩系要起多疑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滅為滅滅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探鄧理訛韻以擬梵不轉音雖復廣搜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神雖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无窮體雖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去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无形羣生有象元氣一氣終成万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間義乖復何所說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是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離異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技慕自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七十四通

可得乎試舉二三莫詳大意深察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辭洪鑑非拘靈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靈府沈秘襟期邈遠專精九數綜涉六文博考墳圖瞻觀雲物鄧術宏之失度陋禪寶之未工神无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復致間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御法體此乃信薰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期且我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濁蓋已自濫於金鍤耳惟公選字寡廓學殫墳素庶身以仁義應物以極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動節以干雲沒清烟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提攝九疇之宗所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譚短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唯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腹之詠盈耳於朝惟名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七十五通

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著屬斯誼議同耻疚懷故能投刻舍膠允光大義非

夫才兼內外照冥鄰幾豈能激揚清濁濟俗達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廁末造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而需澤必需詞雷迺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技可以戡羽何繁乎鄧林潢濤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懦垂通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願已庸疎弥增悚慙指述還荅餘元所申釋明潛白

癸卯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焉

顯慶元年春正月景寅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之規陳表累讓大帝從之封忠為梁王賜物一萬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七 通

月冊代王引為皇太子代子訖大慈恩寺為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帛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參法師遂問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或如何法師衆曰法藏冲奧通演實難然則內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在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依松之有遠疎萬尋附託勝緣方能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符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目贊助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郎趙聖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姚主及安成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郡譯經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瑒等監閱詳緝今獨元此又慈恩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奐今古莫傳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七 通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速為法師陳奏

天皇登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安縣開國公崔殷禮宣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罷朝後

勅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法師去師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稱師意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覺淚流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衆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六 通

等詣

朝堂奉表陳謝

表文

二月有尼寶乘

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姪好隋襄川總

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

美擅淑闈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

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

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傳舊恩封

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

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

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

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二月十日

勅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

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

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

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接入

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

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

翠桃紅松青露碧錦軒紫蓋交映其

間飄飄然猶給園之東適王城矣既

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為寶乘等五十

餘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為閤梨諸德

為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乃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九 通

寺側先有德業寺尼眾數百又奏請

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

辭還觀施隆重勅遣內給事三君

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

生善焉鶴林後改為隆國寺焉無幾

御製碑文成勅遣太尉公長孫無

忌以碑宣示群公其詞曰

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

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

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況乎法門冲寂現生不滅

之前聖教牢籠示有元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玉宮

登迺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

空徑之幹演德音於虛范會多士於

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與將滅之人代

能使下愚提道骨齊寒林之野上荷

欽風埋沉雪山之偈然流法雨清火

宅而錦炎輪昇慧日收重昏而歸晝

朕巡覽細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

其誰擇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覆

樹疏沙磧源德照法山道光鳩洎流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二 通

微猷於萬古遽而陰精掩月永戢貞

輝坤維絕細長淪茂跡撫虛鏡而增

感望陟岵而何追昔仲由興嘆於千

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同極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背創茲金地却背

郊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仞之峯蓮右面八川水皎池而分鏡

右隣九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

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尔其雕軒架迴

綺閣凌虛丹空曉鳥煥日宮而流彩

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蕙徑秋蘭

疎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藁丹燈皎

繁花焰轉煙心之鶴幡標迥刺紫

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栖玉

軒簾舒卷網窗宿而編珠霞斑任岫

之紅池汎漠煙之翠鳴珮尚宵鍾合

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

遠慙輪奐闕風仙閣遙愧雕華而已

哉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矜寃也

器宇凝遠若清風之肅長松繆思繁

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

挺自生知蘊寂懷真之誠發乎騷亂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 通

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
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賢
遂迺投迹異域廣食秘教乘杯雲漢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滔天巨海侵鷺
浪而羈遊亘地嚴霜犯淒氣而獨遊
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任輪
肌弊流沙之日遡征月路影對宵而
雙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跡窮
智境探蹟至真心聲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脉東流續將斷之教實偈西
從補已缺之文于時迺瞻靈基栖心
此地弘宣與百業重翠於祇林遠闢
幽閑波再清於定水勝所以虔誠
八正肅志雙林廢延景福式資真助
奉頌 皇太后道遙六度神遊丹闕
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
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
於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為幽谷於
是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
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爰波滔識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十二

蒙露昏情倚歡調御迹維勝迹妙道
乘幽玄源持舟驚濤各遊時龍宮廣闊
慧日舒光慈雲吐液勝言聖教載想
德音表崇注初道冠平今勝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纏
盡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樹風輪緒
霜霽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
万古乃興輪爰寔攝華紫棟留月
紅翠藻霞雲窓散葉風沼翻花蓋仁
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靈冲
孤標千載傑步三空給國味道重嶺
食風智燈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連
六龍馳驚巨夜銷氛幽閑啓曙茂德
岳範微塵表崇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丁亥羣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曰跪發天
華觀河宗之奇寶度開秘篆聆雲英
之嚴曲包万葉之鴻規籠千祀之殊
觀相超慶抃莫知所限竊以慈日西
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從洽陳英
而披秀充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虛代迭茲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載海作鏡中區錫珥之道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十二

弥光出要之津尤重開給園於勝境
延攝首以閑居地窮輪愛人標龍象
重茲潛發冲旨爰製表理遠環中目等
夙嚴真宗幸窺
天藻以物堂之量揣靈薈之峻整蟬
蛸之情議仙驤之遐壽式歌且舞咸
誦在心循覽周適不勝欣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十二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通

沙門慧立本 釋齊綜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

成終三年正月隨車駕還西京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

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

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

勅旨親紆 聖筆為大慈恩寺所製

碑文已成敬澤傍臨 宸詞曲照玄門

益峻梵侶增榮踴厚地而懷慙負層

穹而竦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播物

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

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文分象

未踰於寧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

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

物成務闢八正以揭章詮道立言證

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

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

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垂時化溢

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切茂迺神

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
奩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
若乃

天華穎發普藻波騰香筆海而孕龍

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敷

六經奧而能典玄而且密固使給園遺

迹訖

寶思而弥高奈苑餘芬假瓊章而不

昧豈直抑揚夢境照晰迷途諒以銘

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无

取猥預縉徒叨恩顧每謂多幸重

忝曲城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

躍實用交懷无任竦戴之誠謹詣朝

堂奉表陳謝乙丑法師又惟

主上之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

魏君亦乃書邁漢主法師以見碑是

聖文其書亦望神筆因詣闕請

皇帝自書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

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設教

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明始極經天

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

皇帝陛下智周万物仁霑三界既隆

景化復闡玄風郵姬穆之好道空賞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二十七通

瑶池之詠發漢明之崇法徒開白馬
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彫
豐琬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
緯之摘曜敷至懷而感俗弘大誓以
匡時豈獨幽贊真如顯揚玄蹟者也
雖玉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鈎未書
丹宇猶韞然則葢樂已集匪里曲之
堪預龍鄉既畫何燭火之能明非夫
牙曠撫律義和撻馭焉得揚法鼓之
大音標慧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冒用
干祈伏乞成茲具美勒以 神筆照
凌雲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芬
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風翥龍蟠
將開衆誓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露莫
大之恩實亦事贊

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奘稟識愚
淺謬齒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
辱宸詞過蒙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顏
无地而慙慙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
黷更懷冰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
請曰昨一日蒙賚天藻喜戴不昧未
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榮奇樹必
含笑而芬芳端寶玉岑亦舒渥而照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二通

彩伏惟

陛下提衡執粹垂拱大寧睿思綺毫
俯疑多藝鴻範光於涌洛草聖茂於
臨池玄獎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
冒希後澤佇桂影於銀鈎豈直合璧
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

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 屢則可
以據希微之軌馳現倪首非所敢望
不勝積懽昧死陳請表奏 帝方運
神筆法師既蒙 帝許不勝喜慶表
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

勅旨許降 宸筆自勒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給慈報集栴荷
慙惕同知攸措玄獎間強弩在教廳
鼠不足動其機鴻鍾匿音纖蓮無以
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
門雨潤雲葦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
也豈所圖焉伏惟

陛下履翼乘樞握符運追軒邁項
孕夏吞殷演舉妙以陶時惣多能而
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
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
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

三藏法師傳第九 第四通

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

可祈即迴 宸睞英詞曲被已超希
代之珍秘迹行開將踰絕僊之寶凡
在群品靡弗欣哉然彼梵徒倍增慶
躍夢鈞天之廣樂正此非奇得輪王
之歸珠傳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
樹福庭茲彼迷生方開耳目感乎法
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仰銀鈎
發菩提於此日諷道文而探至蹟悟

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
存遷海運來萬萬之風無朽玄奘出
自凡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恩闡玄
猷往涉迦維本憑

皇化迨茲翻譯復承 朝辨而貞觀

之際溫沐供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
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
聖藻極垂榮飾顧循愚劣實懷兢懼
輪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壑
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崇丘匪纖塵之
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

祚於國寢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疎戴
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
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夏四月

三藏法師傳第九 第五通

八日 大帝書碑并正簡訖將欲送

寺法師慈荷 聖慈不敢空然待送
乃率慈恩徒眾及京城僧尼各營幢
蓋寶帳幡花共至芳林門迎
勅又遣大常九部樂長安万年二縣
音聲共送幢最早者上出雲霓幡極
矩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
百餘乘至七日宴集城西安福門街
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 勅遣且停
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

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且方乃引發
幢幡等次第陳列徙芳林門至慈
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

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

觀者百餘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
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
日脫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眾
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
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

勅旨送 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
樂供養竟日分照先增慧卑之輝奔
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碩嚴詩天
文景燭狀綵霞之映靈山疑緡宿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六通

臨仙嶠凡在縹素電激雲奔瞻泰驚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制法泣麟數典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軌隨時立訓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大饗猶繼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散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鈎迺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馳思滴秋露以標奇矧一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蹟化控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開士託神筆而殊尊因使梵志歸心裁疑網而枉訓波旬草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悟迷方滯夢之實行越苦際係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傳毅吳主歸宗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元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

昭運為善必應克峻冒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玄奘等謹奏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疏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無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願非貞惡虛蒙獎導仰層巒而荷澤俯浚谷以懷慈元任疎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北角別造碑至安之其舍複拱重檐雲相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同靈塔

大帝善指餘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頤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十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模打許之自結縲息用文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異懸針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餘古人手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之稱善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開於三體王仲妙於八分鄧邵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眾美亦不能盡也故唐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頤特適健該古賢之眾體盡先指之多能為老翰之陽春文字之宣和者信歸之於我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八疏 通

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苦數年已來常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退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

勅遣供奉上醫尚藥奉御齊孝璋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通報消息乃至眠寢處所皆遣內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奘拙自營衛冷疾增動幾至綿焉殆辟昭運天恩矜憫降以良醫針藥纔加即蒙瘳愈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於將消重觀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絕腰理恒調而已願備庸菲屢荷殊澤施厚命輕同知輪報唯憑慧力庶訓真社玄奘猶自虛懷未堪詣闕陳謝無任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乖光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九疏 通

第五八冊

六五五

既新服藥後氣力固當虛劣請法師
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師又蒙
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玄
英言玄英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
之頃幾隔明時忽蒙

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憂
天使頻臨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過
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沉痾蒙荷鑒療遂
得痊除豈期已逝之鬼見招於上帝將
犬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
當此撫膺愧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
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皇勗茲禮誦
聲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無窮
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
兼并同知收措塵黷聽覽伏增惶悚
往貞觀十一年中有 勅曰老子是朕
祖宗名位稱号宜在佛先時普光寺
大德法常提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
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
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
文帝昇遐永徽六年有
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
法推勘邊遠官人不問

勅意事无大小動行加杖虧辱為甚
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
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玄
英命垂旦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
伏枕惶懼

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
位 先朝度分事須平章其同俗
勅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強進湯藥至
二十三日降 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
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
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權依俗法以
申懲誡豈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
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
恐為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
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
制法師既荷慈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英言伏見 勅旨僧尼等有過
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
忽委縹緲徒不蒙之恩復霑玄肆睢陽
沐道實用光華踴地俯躬唯增震惕
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
諸明后伏惟
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乘正睽茲釋

教載懷宣闡以為落飾玄門外異流
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
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
信金口之直詞允茲回向斯固天祇載
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
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
師之嚴旨虧 聖王之深慈凡在明靈
自宜謹誦豈待平章之律方科奸妄之
罪玄英庸昧根斷法流毒忝

鵠恩以懷慙惕重抵殊弊弥復兢惶
但以近嬰疾疢不獲隨例詣闕無任
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陳
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矣法師
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衿袖不勝抃
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 沙門玄英
言伏奉 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
勘條章喜戴之心莫知准尋竊尋正
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弊倫厚薄儼
玄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瑤明皇執粹
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
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壑於
神皋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
之業濯沐於萌寔法門之嘉會率土

之幸甚頃爲僧徒不勸誨駁乖方致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懲誠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鑒天臨仁澤昭被薦深期於玄妙掩織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惜顧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覩香宜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惡以副天心專精礼念用答鴻造伏惟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黷冤旋伏增惶恐帝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置於凝陰殿院之西閣供養仍彼翻譯或經三旬三旬方乃一出冬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啓曰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五

通

貴納并雜物等拵對驚驚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間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今之賜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散君不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因在身旋俯自瞻頭增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未遇此恩支道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松願寵循躬弥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群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謹啓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玄奘不勝喜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周王之慶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玄奘今日申後西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踊躍顧甚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否未遂今誕玄奘深懷憂懼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爲陳喜相雀乃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五

通

回旋蹠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向乃至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左右之人咸悉共見玄奘因爲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從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北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祥神禽効質顯子孫之茂彰八百之隆既爲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貺玄奘雖生有幸聲屬嘉祥喜拵之深不敢緘默略疏梗槩謹以奏聞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歷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進已頃間有勅令使報法師皇后分難已訖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舞躍必不遑所許願法師護念名爲佛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弄深期所感誕玄聖於克政伏惟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五

通

踰城之微俾夫十号降靈弘茲攝受
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
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
曜質玄門竹迹道樹虛陰雖昔之覆
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威貺
疋此英猷率土詠歌喜 皇隆之納
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
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局常總迦攝良
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
高尚弥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
儻 聖澤無殊弘誓不移竊謂碑四
海之資不足比斯擅行傾十地之業
無以譬此福基當願 皇帝皇后百
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
山盤娛樂於延齡踐蔭云於遐劫
儲君允茂綏紹 帝猷寵蕃惟宜翊
亮主室極樞英胤休祉日繁操峻節
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英遞偶不
運扇影禁門貴匪德昇寵綠
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踊躍
之懷塵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
表以 聞輕觸威嚴伏增戰越佛光
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十

獎言獎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美無疆
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唐遐邇者應
斯道也又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
遠桂樹叢生舊根深而步為伏惟
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
浸潤羣元其來久也白是
二后光膺大寶為子孫基可謂根深
源長矣逮 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還
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運殷
周之軌不恃黃屋為貴以濟兆庶為
心未明衣衣日具忘食一人端拱萬
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
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
沐化蕩蕩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
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今月嘉晨
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數率土
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百恒情
豈直喜 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
有嗣伏願不違前
勅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為法王之
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
於僧數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垂秀樟
林重暉覺花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十

之高蹤斷二種纏成元等覺色身微
妙辟彼山王鐵網莊嚴過於日月然
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揚慧炬於百
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魔勝幡而
摧外道接沆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
山竭煩惱之深河碎元明之巨巖為
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
孫祉而外彼岸
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万春永握靈
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
日榮親所以釋迦奔國而務菩提蓋
為此也豈得以東平璵璠之善陳思
庸庸之才並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
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呈善來之
寶拂座清塗用竚逾城之駕不勝慶
慰翹顙之至謹奉表以 聞輕觸
宸威追深戰越當即受三歸服袈裟
雖保養育所居常近於法師十二月五
日滿月勅為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
師為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沙門玄
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為佛光王剃
髮并勅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
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十

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踴躍淨居之懷
弘願既宣景福盛宣謂庸賤之手
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
嘉會上下欣并悲喜交集竊尋覆
護之重在祿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爲
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
中所以光啟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
階納祐玉宸延和臨百億天下畢千
萬歲期佛光奇子乳哺惟宜善神衛
質諸佛摩頂增華眷拈之姿允稔紹
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
勤道業專精或行允副終綸竹當取
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其日
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
等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迅羽
累日而冲空瀉月明璣逾旬而就滿
是知靈靈物表亮采天中者固以後發
其殊惟新服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
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
天祠動瞻眷氣清矜寢興納祐玉顏
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
在躬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磐石啓落
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袿衣安茲乳

三藏法師傳卷九

第十九

道

哺無火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照
初環滿月之姿盛矣其枝再長如蓮
之目清芳所以紫殿慰懷黔首昏悅
七衆歸帖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
鷲嶽待取而已玄奘幸蒙恩寵許垂
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
實切懷抱輒敢進金字報若心經一
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
具香爐寶字香葉藻講經架數珠錫
杖藻豆合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
所冀蓮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
俾夫善神見而踴躍弘誓回以堅固
輕用干奉寔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
尊邁揆辰明魚合耀結歡心於兆庶
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玉劍而
取携寵蕃振美輶聞平以載馳所願
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聚驅德音日茂
曾規玉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二年
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
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給
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
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
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

三藏法師傳卷九

第十九

道

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接皇潤北跨洛
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勅法師還
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進表
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
翠宮翻經仰佩優渥情深喜戴伏念
違離旋增憫然玄奘功微勲府道謝
德料而久素榮章鎮荷曾覆徬涯知
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聖哲含
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
安既而近隔蘭除聽揚鑒而悲結甫瞻
茨嶺想多豫而欣然伏願王宇延和
仙桃薦壽邁甘泉之消暑等瑤水之
佳遊所冀溫樹迎秋涼飈造夏候歸
軒於砥陌微幽錫於喬林稱慶萬春
甘從九逝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
辭以聞荒越在顏永火交慮法師在
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毗
婆沙未了至是有 勅報法師曰其
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
師進表曰竊聞冤旅膚俗咸競前修
述作窮神必歸 睿后皇帝造物玄
猷遠暢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葉於羽
陵傍警譯察降緝鴻序騰照千古流

三藏法師傳卷九

第十九

道

輝萬象

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用日新
寶鑒無怠玄獎湛休天造肅承明
詔每撫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
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
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
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
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以來已
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
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
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
以副

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
從覽得還鄉遊覽舊壙問訪親故淪
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
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
自掃謁為歲久荒蕪乃更詳勝地欲
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
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
不天夙鍾荼蓼無復時逢隋亂墳掩
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壙
頽毀殆將滅夷追惟平昔情不自寧
謹與老姊二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二 通

改葬西原用答吳天微中周極昨日
蒙 勅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
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二人卜遠有期
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
寂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而望
乞 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
門上客今相隨逐過為率略恐將嗤
笑不任纏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
聞伏乞 天覆雲迴曲憐孤請
帝覽表允其所請仍 勅所司其法
師營葬所須並宜公給法師既荷殊
澤又進啓謝曰沙門玄奘啓玄奘歿
深疊積降罪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
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壙淪頽
草棘荒蔓思易宅兆彌歷歲年直為
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從
鑾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遂茲改厝
陳設所須復蒙

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
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
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慙兼集
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聞事
重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三 通

勅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並公家
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
孝文皇帝自岱徙都洛陽於少室山
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有上
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
南面少峰北依高嶺兼帶三川礱石
崑崙飛泉縈映松蘿共箕營交葛桂
栢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寶域中之
佳所其西臺最為秀麗即菩提流支
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
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
之不燃遠近於異寺西北巖下緱氏
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即
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十日法師
請入少林寺翻譯

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菩提路遠
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
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
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
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
外彼岸凡夫闕而沉生死由是茫茫
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
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心迷意醉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四 通

窮劫石而靡殆盡於城而弥固曾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實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嘆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食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并藤不足以儔危脆乾城水沫无以譬其不堅所以朝夕是期无望長久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颺焉已至念茲邇速則生涯可知如復少因求法尋訪師友自他邦國无屢不經塗路遐邇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願陰風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无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輕生多幸屬逢

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價發譽騰聲无翼而飛坐凌霄漢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為珍驚駘取貴撫躬内省唯深慙恐且言盈惡滿定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二十五 通

諸佛之誠言玄奘自揆於葉空虛名行无取

天慈聖澤元宜久冒望乞骸骨畢命山林礼誦經行以答提拏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之溫當斯任既奉

天旨夙夜匪寧今日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數八万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為鎮國鎮方之典所須文義无披不得辭猶擇木鄧林隨求小大取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為駟騁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少未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後之逸躁繫意為之奔馳若不殺迹山中不可成就寓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二十六 通

蘿薛清虛寶海內之名山城中之神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開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繫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遠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依歸以修禪觀又兩跡朝士尚解歸海許榮業許浴人猶知栖真蓋素况玄奘出家為法翻滯關中清風激人念之增愧者也伏惟

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誠持垂聽許使得絕羈塵於眾俗卷影迹於人間陪康廬之群隨兔鶴之侶栖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陰守察心猿觀法寶相令四魔九結之賊无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由漸為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内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天之恩也儻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庶追剎岫道林清徽望續內真禪觀之餘時間翻譯无任樂願之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退深戰越帝覽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報書曰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林逸而架生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二十七 通

仰挹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富靡
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澄定
疑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
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
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未言勿
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
賢見聞如益更可珍於即代
勅既令斷表不敢復言法師既奉勅
書進啟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
信至垂賜手詔銀鈎麗於丹宇
睿藻蔚彼河圖磊落帶峰岳之形郁
潤挹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
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賜崑崙
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
魏君之札唯叙睽離慈遠厚晉帝之
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
旨誨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
聖主之懷窮真聲俗緣有談無超義
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但玄
奘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寔
希松杞思願煙霞於少室偶泉石
於嵩阿允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

以敢竭愚弊昧死陳聞庶陶甄之
慈無遺免鵲雲雨之澤不棄龜鱉而
明詔需臨不垂亮許仍降恩并曲存
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戰來
言不敢更請謹附表謝聞唯增悚越
冬十一月五日佛光王時日法師又
進注衣一具上佛光王表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聞蘭榮紫曉過之者必歡
挂茂青後逢之者斯悅卉木猶亦況
人倫乎况聖祖乎伏惟
皇帝皇后挹神庥之姿懷天地之德
撫宮區夏子育群生無復大建伽藍
廣興福聚益資國常恒不變之業助
鼎命全剛堅固之因既妙善熏修故
使皇太子機神日茂溫王懿範逾
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謂超周越尚
與黃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慶者也
玄奘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
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時之
日禮有獻賀率愚誠謹上法服一
具伏願王子萬神擁衛百福扶持寤
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三宮摧伏四
魔行菩薩行能如來事不勝瓊華天

枝英華美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
以聞輕觸
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
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
帝帝聞之不悅即遣供奉內醫呂弘
哲宣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不已
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
等至宣勅慰問玄奘所患
許出外將息慈旨忽臨屈啟用起
若對
殊冤如寘冰泉玄奘攝慎乖方疼瘳
仍集自違離鑒躅倍覺嬰纏心痛
背問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
慮有不圖黠穢宮宇思欲出外自屏
儀整仍恐驚動
聖聽不敢即事奏問遂依問藉出至
寺所病既因勞轉篤心亦分隔明時
乃有尚藥司醫張德志為其針療因
漸瘳降得存首領還願專輒之罪自
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
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豈可移幸於
至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
司枉獄為輕伏缺是俟而殘魂朽質

仍被恩光撫臆言懷用銘肌骨自惟
僊頓非復尋常縱微下里之憂亦盡
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荅求命先虧
仰惟

帝勤親勞蔣佇期於閱武情在訓戎
既昭仁於放麟又榮勲於獻鳳遐邇
慶集上下歡并風后清塵山抵護野
敬惟動止固極休禎申灼誠於十旬
決辰而返鄙宣遊於八駿密邇而旋
王駕可佇永懷以慰撫事恒惶終期
墮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奏表待罪以
聞荒端失圖伏聽 勅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法師
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 勅送法師
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
洛陽宮為東都嫌封畿之偏隘乃東
分鄭州之汜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
州取宜陽永寧新安渾池等縣皆隸
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脩表賀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鵠首錫秦上帝兆
金城之援龜圖薦夏中畿啓玉泉
之窺是知靈貺所基皇猷顯焉昌諠
由其卜遠高光所以開期允迪厥猷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二通

率遠之斯在伏惟

皇帝皇后撥物裁務恩衡撫俗即土
中之重溷市虞巡而駐蹕因舊制之
琅偉儀錫京而建郭仍以早宮裁懷
改作勞於曩役駁奔在念轉居逸於
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儒輸豈能
留連

聖眷煥汗論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
鬱其改觀拓制爰始烟雲霏而動色
飛覺日麗馳道風清神期肅肅尋倫
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王是爭企
云亭之鶴顧奉屬車既小晉鄭之依
更偏劉張之策前王雖殷豐洛遼開
我后牢籠伊成並建麟宗克茂鼎祚
惟遠自可東宴平樂西臨建章佇吹
笙而駐壽康在藻而派詠蕩蕩至公
出魏魏罕述裴散材莫効貽懼增深但
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靜為
新邑華門雖翳蓋命猶存喜編穀下
匪慙閱外况光宅之慶遐迓所同歡
聖上允安膚微所特荷不勝喜抃之
極謹奉表陳謝以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二通

隨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二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通

沙門慧立奉 撰 左持筆

起顯慶三年正月隨車駕自洛還西

京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

師亦隨還秋七月有 勅法師從居

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

造先有 勅曰以延康坊漢王故宅為

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

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捨用

營寺其觀殿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

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

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墮落青

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間蓋盡晚耽都

邑仁祠此為寂也而廊殿樓臺飛鷲

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

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

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

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

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

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

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
入慈恩及迎碑之則 勅遣西明寺
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弥海會等
十人充弟子

大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

敬逾隆中使朝目問慰无絕觀施綿

帛綾錦前後萬餘段法服納袈裟等

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

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

隨得隨散无所貯蓄發願造十俱胝

像百万為一俱胝並造成矣東國重

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眾人更

請妄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

命元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

翻譯帝許焉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師從

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

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至彼安置

肅誠院焉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

大般若經經梵本摠有二十万頌文既

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眾意如

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

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

見衆危巖峻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

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眾說還

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

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

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為眾

說法多人圍遶讚嘆恭敬或夢見有

人奉已名華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

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

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

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摠一十

六會合為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

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校三

本以定之懇懇省覆方乃著文審慎

之心古來元比或文乖旨與意有踈

踈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決情即

豁然若披雲觀日自云如此悟處豈

莫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具加

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中說

諸菩薩摩訶薩眾為般若波羅蜜故

以神通願力威大千界上妙珍寶諸

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

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

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

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莊

嚴幢帳寶鬘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見无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牆壁皆莊綺錦地積名華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實在嚴土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敷演既觀此已歡喜驚覺俱衆法師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此平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數開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是般若無闢之徵又六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无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努力人加勤懇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

上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四張通

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度實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誠殿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放光諸天雨花井聞空中音樂非常香氣既觀靈瑞倍增嘉慰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樂者國王太目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二十日令弟子窺基奉表奏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茂宣勅岳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元常將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奉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違吾宜從儉省可以遞蔭累送仍擇山澗僻處安身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艱各投淚啓曰和上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玉華寺衆懇懇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悅仰翻數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

上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五張通

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辨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札拜辭俱照佛像於是門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札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夢見有一淨岳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至九日暮聞於房後度渠脚跌倒脛上有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華大於縣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及妙花珍寶裝法師所卧房宇以次裝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豎幢幢衆彩間錯并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輿中香食美菓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此位何敢輕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侍人聲發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以來

上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六張通

所修福慧准斯相續欲以功不唐捐
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
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卷一
千三百三十八卷又錄造俱胝畫像
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塑像十俱胝
又抄寫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
等經各一十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
餘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錄訖令嘉
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
吾元常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
集於是聲捨衣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
道至二十三日設齋觀其日又命聖
工宋法智於嘉壽殿堅菩提像骨已因
從寺眾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是歡
喜辭別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
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弥勒
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
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辭訖
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
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
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
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七張通

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
人云南无弥勒如来應正等覺願與
舍識連奉慈願南无弥勒如来所居
內眾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
德又夢見有千體金像從東方來下入
翻經院香花滿室至二月四日夜半
睡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
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花有三重
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聲
花人云師從元始已來所有煩惱有
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除應
生欣慶法師願觀合掌良久遂以右
手而自支頤次以左手申左膝上舒
足重疊右脇而卧達至命終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
問和上決定得生弥勒內院不法師報
去得生言說喘息漸微少開神逝侍人
不覺屬續方知從足向上漸冷最後頂
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十七日竟无
改變亦无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
質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
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无時懈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八張通

廢於法師亡夜夜半後旋遶佛堂行
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
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悅所
以即念往昔如来滅度有白虹十二
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
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元常事
耶天曉向眾說其所見眾咸悅之至
九日旦元常事果達於京師符虹現之
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
身赤白色眉目疎朗端嚴若望美麗
如畫音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元默
或虔徒眾或對嘉賓一坐半日身不
傾搖服尚軋陀載雅細疊脩廣適中
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眴滔滔
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蓉之
在水加以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
志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逾繫草性
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
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
師有感神之德至軋封年中見有神
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
領鬼神如来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
瞻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當心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九張通

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記不正便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所出律抄及輕重儀解謬之處皆令改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等種種疑妨神旨為決之又問古來傳法之僧德位高下并亦問法師神答曰自古諸師解行年有短長而不一準且如樊師一人九生已來脩福慧兩業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辯才於諸部洲胎鄉國常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既從弥勒問法悟解得聖宣受神語已辭別而還宣因錄入者記數卷見在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所測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玄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損足得病至其月七日

勅中御府宜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

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卷 通

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坊州刺史實師倫奏法師已亡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曰朕失國寶矣時文武百寮莫不悲哽流涕帝言已嗚嗟悲不能勝帝翌日又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內失樊師一人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無導矣亦何異於昔海方閭舟撒遽沉暗室猶昏燈炬斯掩帝言已為咽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勅曰實師倫所奏玉華寺僧玄奘法師既亡墓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六日又有勅曰玉華寺樊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為抄寫自餘未翻者撙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其玄奘弟子及同翻經僧先非玉華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勅曰故玉華寺僧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幡蓋送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為明時痛惜故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无此此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遷葬為舉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卷 一

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翻經堂內弟子數百氣踴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葬之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舉金棺銀槨娑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泣挽轡警通宵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遷殯奉舉東市綰行用繒三千疋結作泥洹舉兼以花瓶莊嚴極為殊妙請安神柩門徒等悉齋師素志不許乃以法師三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蓮條舉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且掩坎訖即於墓所設齋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人悲可悲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沉永夜猶昏慧燈先滅華臺之痛如亡眼目不直比之山頽木壞而已惜哉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勅從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蓋以舊所密迺京郊禁中多見時傷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卷 通

聖慮故改卜焉至於還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往初嗚呼

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霄月繼西日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道在物既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法王潛輝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千年時逾十代聖賢問出英睿遮生各韞雄圖俱包上智資荷遺法控御天人道制風颺神傾海岳或舒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尸以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邊刹冒風波於嶮塗或虛己以應物求墨糧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溢漭惠濟无疆既益傳燈寔符付囑考之前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今復遇法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像降靈山岳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群堅芳獨拔以四生為己任建正法為身事魏巍乎以嵩華之負穹蒼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夫多識洽聞之奧符恒肇而逾高詳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乎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三 通

蕩蕩乎實紹隆之神器也將使像化重光於頽季之期故誕茲明德者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來自久至如剌耶是報非報化人有无心而合怖敷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茲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怏怏斯首慨然嘆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技藝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桓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秋八月立擔裝束拂衣而去到中天竺郡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羅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最為精熟以此論談冠眾經亦偏常宣講尤是弥勒菩薩所造即攝大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六大國靡不歸宗稟義學徒恒有万許法師既往修造一面盡歡以為相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兼詰決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四 通

所疑一過便覆无所遺忘辟濛汜之納群流若孟諸之吞雲夢彼師嗟恠莫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宿構重闕共來難詰應行魚累穀駕肩隨其並論之詞雲屯雨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擊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虔伏稱為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拊掌皆肘步焉足傾珎供養罷席之後更學梵書并諸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廣苑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无著天親諸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塗之致並搜羅研究達其旨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都揭留影之山皆躬申礼敬備觀靈奇亦无遺矣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唐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五 通

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收霧卷
景歷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擗日慶雲
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庶士詠讚於通
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
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切利之下闔浮
此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
經塗數萬倘歷艱危至如迴陰淫寒
之山飛波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
拔視羶豸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
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夾之
所未遊法師孑爾孤征坦然无梗扇
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
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輦轂逮方酋
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
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
圖而纂曆應赤伏以君臨職鯨豕以
清羣生盪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
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
鑄造九切包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
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元不順迹无
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
嚴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
之歌斯允既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六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
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琤符紀

聖主千年之期顯 儲君副承之業
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萬
古而不開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
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真際
城塹五乘追思驚巖之容竚想提河
之說故使遺形紺綬煥彩來儀勝典高
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振
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典香
煙同馥於是溺俗沈淪之士望涯岸
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願三空而非
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惑知方商飈襲
林而群嶺自嚮法師威德也如彼達
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
免殘安什傳經值付姚之為曆按之
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方之明闇乃
朝陽之尚瑩曜矣昔鍾琰既至魏文
奉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遠獻頌而
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
況法師不朽之神切棟梁之大業豈
可緘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立學
愧往賢德非先達直以同沾像化叨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六 通

廁末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
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微令望之美
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
所祿親縷也真明鑒君子叔意而不
晒焉

贊曰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繼紹
唯乎拍人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
斯隱明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為貞士
迥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
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
疑義之錯委命詢求赴危踐壑恢恢
器宇剋剋誠恪振美西州歸切東閣
屬逢有道時唯我 皇重懸玉鏡再
理珠囊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
日幽而更光粵余庸眇幸參塵末長
自蓬門靡厭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
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彦棕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
來英俊賢明捨家入道者方計其中
罕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親聽
親言洽聞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
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群雄草處
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六 通

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无膏液邪寒之際顛不慘悽又不爰不申不欠不噍斯蓋未詳其地何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繹將終之日色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賣梅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造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殯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手相驚問皆云若茲向人除併殯衣唯留襯服衆觀三藏貌如生人皆辨絕共視向人塗香服殯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迹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粵我同傳幸希景仰焉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十九張 通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廣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實

顯法師則創開荒途焚法師乃中開

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

渡滄溟以單逝莫不感思聖跡登五

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

然而勝途多難實處跡長苗秀盈十

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港泄

為積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難波巨

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

嶺而投身孤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

違命或南國有或亡食幾日輟飲數晨

可謂思慮銷精神屢勞排正色致使

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

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

為客違違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蓬轉

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

實可嘉其美誠真傳芳於來葉相援

聞見撰題行狀去余其中次第多以

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太州玄照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齊州師教法師 新羅阿離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求本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法師元 觀貨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懸禪師 常懸師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吐蕃公主姊母息二人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義朗律師

朗律師弟子一人 益州智山法師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本又提婆師 交州窺冲法師

交州慧球法師 信胃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愛州大乘燈禪師

唐國僧伽跋摩師 高昌彼岸智岸云

洛陽曇潤法師 洛陽義輝論師

又大唐三人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曇光法師

又大唐一人 荊州慧命禪師

潤州玄達律師 襄陽靈運法師

晉州善行法師

澧州僧指禪師 洛陽智弘律師

哲禪師弟子一人